

文 學 叢 刊

谷

蘆 焚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ECNULIB



10009815811780

谷

焚 蘆

目 錄

頭.....	一
落雨篇.....	三三
谷.....	四三
啞 歌.....	九五
過嶺記.....	一一一
一日間.....	一三五
人下人.....	一五三

頭

一

龐府自局長卸任以來，除了老太爺做八十陰壽外，從沒有今天這樣熱鬧過，彷彿辦喜事似的。一清早就有人在門口張望，龐府的大門樓憑空高出兩三丈，宅第也儼然深了許多。兩個廚司務在趕做席面，吉利兵兵，一刀一勺的就活像「急腳鬼」。老媽馬嫂在灶下說着蜜一般的話。

『要是和尚，第一手先把你措到廟裏去。』

案前的廚司務直起腰，手背在額上打橫一抹，兩眼向馬嫂一溜，便破口大笑。灶後的廚司務却嚷道：

「當心些罷，這就快到了！」因爲刁着香煙，說話像豁子嘴。他又吱咕着：「你措到廟裏，好主意！丟下我光杆兒可怎麼辦……」

馬嫂在灶下笑，她向來不在乎。

可是人手還不夠，連小丫頭翠翠也忙得像經線婆娘，臉漲得紅紅的。老太太要淨水，她是慈善的，要跪在神前奉經了。太太要雞肝，羊肝，豬肝，總之，所有的什樣肝都得給她拿去，她是要治失明的眼睛。大少奶吩咐留兩碗雞湯，大少爺那病……翠翠明白，不管要誰的活人心，一句話就得到，不的要防備兩片臉不會腫。可是小少爺還一直在後面追着，像一條尾巴，不住跌着腳：

「騷貨翠翠，臊——！」

他要給他扎一隻風輪。

「防備着你的皮！」馬嫂用指頭放在眼前點着。

翠翠沒聽見。她上下走着，像一個小鬼魂，心尖上還貼着一片草葉。總是害怕着

什麼，不舒服。

她還想到門口看看，究竟又是什麼一番樣子。

至於老太太，她總算是一個好人，又吃素，又唸經，又慈善，要不，也活不到八十多歲更哪裏說得上子孫滿堂！

這村子前襟河，後帶山，據傳說，是「龍虎門」，氣勢很凶，風水極高的。倘不出一位有福的善士，全村誓必遭殃；出了就壓下凶煞，當然要官星高照。這有福的善士並非別人，龐府老太太自以為就是她自己。

她是從三十歲就守了寡，一人支撐着這局面的。現在兒子已經做過一任官，雖卸了差，總還是局長。全村也受了她不少恩惠，否則，恐怕早都成爲灰末了。

但是，這樣一個芸芸衆生的救主，也正同龐府上的別人一樣，除却撇嘴弄眼而外，在村子裏並不受歡迎，或者尊敬。隣舍全是些知恩不報之徒！老太太是慈善的，但一想起那班賊頭賊臉的傢伙就會生氣，有時竟將正唸的經也會忘記。

老太太還有一個寬慰自己的辦法，這就是看村子的風水。

從南來，路兩傍儘是風起雲湧，滾着滔滔麥浪的紅土地；土壤的紅像在血裏浸過一般，又油膩，又肥沃。望上去是一帶連山，峯巒一個套一個，到最近的一條嶺，變成坡崗了。上面遍植松柏，山楂，胡桃。再下便是沾板岩同花崗石砌起來，灰白相映的村子。村前一道小河，水由不遠的豁谷中流出，兩岸楊柳叢茂，直伸入田野。通這唯一大道的，有一座跨着小溪的石橋。再前去，路碰在關帝廟上，轉彎往村坊上去了。正衝着廟門有一棵大槐，足有兩人合抱的粗細，杈杈的樹枝上掛滿着紅布，像纛纛的花球。有新的，也有褪作灰白的，上面寫着「有求必應」之類。

樹下終日裊裊升起香燭紙馬的煙，充滿着神鬼妖靈。

可是，使老太太寬心的，不是那些布片，也不是仙魔，倒是一個謠傳：是一根旗杆，將來要掛起「帥」字旗，要出更大的官的。因為樹生得太奇妙，恰當住了關聖大帝的「神道」。這官星自然是單照着廡府，否則，那樹就決不該長在那裏。

現在老太太正在唸經，沒有想到大門外的事情，心裏却又總是不安甯。她看見殺却幾隻雞，又宰了一頭羊。

「造孽！有一天我會餓死到您手裏，有一天——」伊背轉頭對天罵着，像一頭臥伏的綿羊。

因爲傷害着伊慈善的心腸了。

『阿彌陀佛~~~~』

天井裏時常有人走動。

貓叫得怪煩人。

大花狗在廚房裏挨過一根，這時已安靜的立在水缸下，聳起兩耳向上望。伴吠兩聲，又在大腿上啃了幾嘴，一順頭，朝着大門衝去，拖着長長的舌條。

交夏以來，今天要算出色的悶燥，連山上也不見有一絲風。

客廳院裏，柴樁剛謝，芍藥寂寞的開着大白花，顯出月季的瘦。

保鏢季全德騎在石凳上，揩擦着拆開的手槍零件，生髮油氣息衝進鼻子，在鼻尖上打滾。他咳嗽兩聲，似乎將那熱孜孜的氣息吐了出去，拇指在鼻尖抹着，仔細的審察一個螺旋釘。他的臉，生得極其像生蕃薯，上面起着稜條，還有着酒糟泡，短髭青，就像剛透出土面的麥子一樣，手槍匣在脅下搖動，他將牠移在前面。

鳥叫着啞啞苦兒。大約在河岸上的柳行裏。

「哭兒；你祖宗！」

他啐了一口。望着太陽吸了一大口氣。

他歪着嘴，將槍拼在一起，却不往匣裏放，而塞進肚皮那地方的袴子裏。忽然，他想起了什麼似的，頭向天那麼一衝跳將起來，撲着後院跑去。

局長看看長班蒺藜收拾客廳。插瓶確是江西窰，雲銅和廣錫的供器也都擦得光光亮亮，像銀質的一般。他想着全縣有這種擺設的，攏共也只不過四五家，便禁得住一挺那雞蛋似的肚皮。

天實在熱得不錯，龐局長已經喘不過氣來。圓得來皮球般，又大又胖的頭只是向外脹，流着汗，紅紅的，誰看見也以爲塗過一層麵醬。兩隻小黑豆眼睛幾乎要擠起來了。他氣蝦蟆似的手覆在微微跳動着的額上，向下移過，去經眼，經過鼻梁，在人中那裏停下：還沒有鬍子，實在憾事！

就是那個球般的頭，確是局長式的頭，但走過去，總有人在背後諷嘲的咕噥着：『這樣的頭，狗啃起來倒不錯。有那一天，烏鴉是吓那小黑豆眼的！』

局長肚子大，度量也過人，一向不會留意到真會那樣。即連現在也沒有想到。

『唔，總算——』

他將常說的「威名還在」四字嚥進肚裏，臉一打橫，笑了。那肚子是不論什麼都容得下的。

但是，五匹壯騾，『竟然，竟然……』

五匹壯騾被搶掉了。雖然被咒詛的頭還在，想起來仍不免肺尖痛，太陽穴就打

抽搐，於是嘆氣了：「唉……」

然而一眼看見椅披落在地上，忍不住了咆哮：

「你的魂兒呢？哪裏去了！……說你飯桶，活該上山啃石頭。只合，只合……：……噲！
呢！」

「全德，全德！這東西……：……」一口氣闖進後院，照準翠兜頸就是一個耳光，
「活夠了嗎！」

其實什麼事也沒有，今天他只覺得自己高了許多，皮下又刺得慌。

蒺藜還不過三十歲，生下來就被毆打的人，已經麻木得像幽靈了。他永遠沈默着，一天到頭思索什麼。他不像長起來的，而似合着別人的脾胃，從一個模子裏造成功的。在他，世界原無合理與不合理；命令，打罵，又頂合適。

然而今天他也那樣慌亂，望着廂局長抓耳搔頭的，想不出爲什麼要那樣興奮。實際他又什麼都沒想，只不過要將客廳收拾齊整。

他正怕着什麼。許多錐子在他皮下刺，一陣緊，一陣鬆；他覺得一忽冷，一忽熱。終於那些錐尖透出鋒，是一些冰冷的小汗珠。

「他爲什麼要躺在山溝子裏？」這觀念又在他腦際浮出。

總想有一個月了，始終弄不明白。

至今他還看見那個和善的中年人：他做鬼臉；他說趣話；他將什麼人都逗笑；他唱小曲子；他用滑稽的咳嗽表示快樂；他刁着旱煙袋，使人噴飯的眯着眼。他是一個瘦子。

在一個沒有月的夜裏，他放進一夥強人，收斂了快樂，將五匹壯騾趕進山裏去了。但是，爲什麼他一個人睡在山溝裏呢？這樣睡着，鞋不知去向了，腳板上滿是乾了的血漬，他却仰向着天，似乎整個山谷都歸他所有，甜蜜的打着響鼾。隨即許多人圍上去，將他綁了起來，鼾聲最後打一個噎，從此永遠斷了。可是廳局長說是搶去他三千元大洋，還有什麼勾結什麼，難道這樣就弄定了的？

『孫三……那全是作杆，孫三哥！』羨慕心想。

那瘦瘦的臉子一歪，打一個閃，羨慕也就一凜，手中的插瓶幾乎失手落在地上。他出了一身冷汗。

交廳已經收拾齊畢，桌椅擦得通亮，地也打掃得水磨石板似的，繡花椅披，朱紅椅墊，八仙祝壽的桌帷也都鋪設完竣，廳府真有一番喜慶氣象。

二

村坊上正逢着集市似的，很熱鬧。家家戶戶門口立着人，以習慣了的低聲談着話，其實倒是在熱烈的講說個不休，只是抑住聲氣罷了。最後嘆息着的轉一個身，又拐進另一組去，仍不過是相同的神情。

人像在上元節的夜晚，佇立着等待時刻。後來漸漸分散，少數漢子到山上鑿石

頭去了，拏着鐵同槌子；娘兒們慌張跑回家去，隨便抓一件針線活倚在門檻下，不時向村頭瞭一眼，或望着別人在爭論什麼；還有許多人沒入較大的人堆裏。其間以祥泰雜貨舖門前最擁塞。

『孫三我頂明白。他不會動人家一根馬尾！可是到底怎麼說呢？』
老流氓方天化戟還不會弄明白，

『是啊，』一個年青人叫着，『你倆共穿過一條袴子！』
另一個人却回答道：

『怎麼說，孫三就要辦提解回來了！就這麼說！』

木匠景雲叔這時才顯得矮。一直被壓在別人肘下，他向上長一長肩膀。

『噫！人只要不臭，總會碰着包丞相哩。就是狗還會有咬孫三的嗎！』

他擎起早煙袋在人頭上搖幌，只怕人家看不見。

老女人嘆息着，在吱咕什麼，反正並不想使各個人聽見的。

孩子們一聽出孫三要回來，馬上看見那瘦削的臉子一歪，擠眉弄眼的就是一個鬼臉，這確乎像別離了多年的老夥計。於是拚命在跨下擠，只怕差一忽兒孫三被瞅得沒了影子。

『小刀客』：『羔子，是看西洋景嗎？值得這麼熱！』
上面罵，下面却不理，像啄木蟲似的，一口氣往裏鑽。

方天化戟從耳朵上取下香烟頭，沾在下唇上，他要將火柴吞進肚去的吸着。兩隻迷糊的眼向上翻起，似乎要將牠們移到頭頂上的哼啞道：『天下，只要心尖要朝下長的——還是好人好。』

『當作話說怪好聽！』

賣油條的玩弄着他過時的皮帽，這時向上一揮，要將天打穿一個洞的樣子，喊

了：

「回來的是「饑票」。」他用指尖點着太陽穴，「二斤半！明白了沒，朋友？」
所有的眼一齊釘住他那蒙着一層油烟的「饑票」。

於是，他說了，怎樣碰着怎樣一個衙役，就是來龐府報信的，而且吃了他的油條。
「這會早見過姓閻的了，還不該上望鄉台！」他結束着。

「嘖，嘖，嘖！天理自有報應，天理自有報應！」

景雲叔更矮下去了。

人流着汗，好像被收在一口鑼子裏，悶住了。

天一盆火般熱，樹葉死釘在枝梢上。

杜鵑鳥在山上哀鳴，斑鳩在低泣。河邊一聲聲叫着：「唔，唔，苦兒——」
狗氣悶的，但驚悸的吠着。

人嘆息。

方天化戟望着脚尖，鞋已經「老虎大張嘴」，那麼，露出着的七個脚趾就是牙。
「龍虎鬥的風脈這就倒了！」他喃喃的說。

「莫不是還有你一任局長嗎……」

方天化戟什麼也不說，擠過人叢，拖拉着鞋，默然回向他關帝廟的下處去了，一隻病狗似的。

雜貨店掌櫃林祥泰忽然想起一件事，用指頭敲着手背說：

「『半斤酒』他說，就這樣……誰能想到是他，就是一個鬼……」這話至少也說過有一百遍。

然而，林祥泰還能看見孫三醉醺醺踏進黃昏裏的樣子，這次他沒有笑，沒有唱，也不會做鬼臉。

自然誰也沒料到他會來這麼一手，人又和善，又老實，又勤快，比一隻山書眉還快活。要論毛病，就只僅僅愛喝幾杯酒。他自幼喪盡了親屬，從沒有同人吵過嘴，龐府

也即爲着這人好德行僱來作長班的。可是，若非他，龐府也決不致失事。雖然老早就有許多人想放他一把火，但都知道他養着保鏢，決輕舉妄動不得。

狗驟然狂狷的吠嗥了。

馬蹄敲擊着花崗岩石板，疾劇的在村坊上響起，直向人衆撲前來。

「閃開！」

人向街沿的牆下退去。小孩子向大人們背後鑽。

騎在馬上的軍官是一個瘦子，除軍服外，全是黑的，黑鞋，黑襪，暗淡的黑臉膛，眼睛隱在眉毛後面，黑的唇上生着短髭，連牙都是黑的。護兵將他扶下鞍橋，腿已難以站立。

「領情，領情！辛苦，辛苦，舊隊長！」

龐局長一口肥豬般衝出來，球似的滾下台階，一把抓住那焦污的手爪搖幌着，且一連串的嚷。他頸巴抽搐着，肥碩的頭笑成了糯米團。

舊隊長也想笑，但他的氣力只夠說出：「發福，發福！」

村人望着這一胖一瘦的兩個人往裏走，竟是肥鵝夾住黃鼠狼。

兩個大人物相遇，總不會沒有話說。隊長被拉着拖着，勉強到了客廳，不事謙讓，便萎頹在椅裏，好容易忍住淚，鼻涕同呵欠，汗却一直往外淌。

「隊長中了暑？」

隊長臉一皺，做出醜相，搖着頭，頸頸有絲瓜梗。

局長突然省悟過來。

「前天才買進來的「西土」好極！」他抹一把前額，叫喊着：「蒺藜，蒺藜！」

蒺藜躲在乾草屋裏，他像負着許多罪惡，一直往乾草窩裏鑽。

人在期待着什麼，又怕那所期待的東西真個到來，沈默裏有着小騷動。

「孫三呢，他在哪裏？」有人驚怯的問。

前街梢走來一隊團丁，約二十人光景。前邊走着挑夫，擔子前端搭配一塊石，後

端却是一隻小木籠，裏面盛着首級，已經不是會扮鬼臉的瘦瘦的頭，而臃腫得像局長那球形的了。上面滿淌着紫色血迹，眼同唇都向外翻出，像一隻腐爛了的西瓜。

「嘖，嘖，嘖！」大家咋着舌，「造孽！造孽，造孽！」

人衆中起一陣騷動，又靜下來了，

年青的姑娘背過臉去。老太太揩着淚。孩子兩手掩住眼，從指縫中望着，却見臃腫的臉一歪，那雙凸出着的眼一下鑽進了腦門。

「這是做什麼的，一個頭，又不是活的。」

景雲叔咕囔着。

「示衆！」一個團丁回答他，「懂嗎？你們這莊上沒有一塊正經木頭！」

其實是有，就是那有一天要掛「帥」字旗的槐樹。長的地方實在不錯，爲着示衆，頭便釘了上去。

團丁們將槍摘下來掛在臂彎裏，或乾脆丟在廳府門洞下，解開鈕釦，子彈掛在

肩頭，一面揩汗，一面擎軍帽搨風，坐在台階上，用大白盃喝着茶，吸吸廳府賞下來的香烟。有的解開裹腿，在拔腿上的毛，有的去找地方過癮，大家都想着這趟天外的好差。局長打着煙泡，想的却又是怎樣派收這筆招待費。

頭雖然釘在槐樹上，狗已在觀望了，但每人都以為擋在自己脊梁上。不安在村子裏流佈……

三

勤勤驅逐着羊，舞動着手中的鞭子，得得從山上闖下來，已經下着雨了。羊又不如人快，水已從頭頂滾在臉上，他動了怒，狠命的鞭打下去，一個不留神竟滑了一跌。等他一骨碌爬將起來，便更加憤恨，嘴裏不停的咒罵，石子同鞭一齊飛舞，連笛子也都攆過去摔破了。

羊羣因受不住責打逃散，勤勤正恨得沒有救，一個擔水的青年人揪住他的耳朵一推：

「孫三笑你啦，看罷，小刀客？」

說着便向河邊跑去，水桶咯啾咯啾搖擺着。

勤勤一仰下頰，兩眼正碰着那臃腫的頭，恰如那頭碰在鼻尖上了的，勤勤眼一眯，從心底裏發出一陣擻慄，通體的毛就堅將起來。彷彿怕一個不小心那頭飛過來，他不轉睛的望着，向一傍怯怯退走。水流從樹葉以及掛滿的布片上注下來，打濕了紙灰，也滴落頭上。頭上血迹被冲刷去了。頭頂上聳着短毛，稀疏得好比栗殼上的刺。顴骨同顴顛那地方却又和豬的一樣，顏色黃黃的，有着青斑，肥滿得打着縐摺。雨水又參着淡淡血水淌在曝起的樹根上。

勤勤向後退着退着，不防石頭却絆住了脚，腦袋噙的一聲，世界也就打了一個翻身。

「孫三……」

兩個字從天上掉將下來。

勤勤什麼也沒顧及，撒開小腿就跑，也不管泥了，水了，只一逕平蕩過去。

他覺得頭在後邊追。

實際他並不會看清頭的樣子，只是一排牙在面前發光，中間自古就缺着一顆，

這是沒有再熟識的了。

那牙——

「小刀客，慢着你聽，一個姑娘要措你去成親……哪。哈，哈，哈！害羞長不成五尺半的，你真是小斑鳩。」

用三個指頭扭着勤勤頭皮，張開大嘴，迸出笑聲的，就是那樣的牙！勤勤奔跑着，什麼全忘記了，泥漿四向迸濺，路上的水流都要躲開。

「媽，頭，頭，媽，頭！」

他喘不過氣的呼喊著，闖進屋去，一腳踏翻了景雲叔的傢具籃子，刨鑿斧，剝刀的，橫七豎八滾得滿地都是。

景雲叔坐在門闔下吸煙，摘下煙袋朝着勤勤就是噼拍噼拍一陣敲打。

『碰着小鬼了！』他罵著，眼都紅了的。接着又是一陣敲打：『頭，頭！頭，頭！頭有一天（你的頭）也照樣釘在大槐樹上。頭！』

應着敲打，勤勤一次又一次的擠着眼，（這是慣了的，毫不在乎。）

景雲正在一隻鞋上打補釘，但一望見從頭至腳都是泥，通體落湯雞似的勤勤，便也動了氣。

『噲，刀客胚子，我看準了，早晚大牢裏有他一把鎖鍊，「紅煞地」頭的無頭鬼！可不是嗎，你從不管管他，長大了你看，太歲頭上他敢動土！』

景雲總是這樣，話只要開了頭，就永不會完，她先按老套從頭說起，背書那麼的，然後再倒敘上去。

景雲叔照例不理。他吱吱吸着煙，望着陰霾的天，將剛才的事全忘却了。

勤勤呆立着，兩眼釘住腳尖，望着從袴褂上淌下的水溜怎樣將泥漿沖掉。眼底却顛顛倒倒展開着事象：跳撞的羊——飛來的旱煙袋——爛西瓜般的頭——山端上的白雲——又是腫脹的頭——發光的牙，缺了一顆——擔水的青年人——孫三……小斑鳩——太陽下的黑圈。突然，只是一個閃電功夫，幻象融合在一起，什麼全是模糊的，一片灰澹，勤勤腦袋空洞了，失去了一切存在。

他全身簌簌的抖起來……

勤勤飯也不會吃，睡在床上，鼻子粗壯的噴着氣。

雨已住下大滴，嚙簌的細落着了。時或從牆外侵入一陣風，院中的棗樹搖落水珠，打在水潦裏，便激起許多水泡。風夾着濕風撲進屋裏來。

『我記得前一天孫三還給挑一擔水，他擠眉弄眼的……鬼不覺的，他會……怎麼躺在山溝子裏。真糊塗得慌！』

景雲嬌將補妥的袴子扔在針線籃裏。

正在修理鑷把的景雲叔却不理會她，他時時向陰沈的天空望一眼。

「這天爺也活該罰去「充軍」！」他狠狠的繼續地對光鑷把，「你要他晴，偏鳴，鳴，鳴！再也哭個不了，不知有多少淚！世界，世界全顛倒了。呸！」

「媽，媽，頭啊，頭——」

床上忽然叫喊了。

「勤勤，勤勤，」景雲嬌跑進去，「勤勤，你看見什麼？」

在暗影裏她望着勤勤的臉，紅得發光。她將勤勤搖醒，孩子迷惑的望一眼，又翻身朝裏，粗壯的喘着了。捫住那小腦蓋，熱得燙手。

她忽然看見那好笑的臉一歪，隨即又同那臃腫的頭融合爲一，不禁打着寒噤。屋子裏鬧鬼了！

「要是你，就趕快走罷，冤有頭，債有主，別恩將仇報。我知道你是親他，可是小孩

子哪裏經得住？」彷彿她真的面對着一個鬼說話。「你請一柱香罷，我想是孫三同他逗着玩。」

「鬼，鬼！」景雲叔將手中對刀向傍邊一劈，「都是您娘兒們……有靈教我看，來！」

「要說，人死了就是死了？」

「活着？」

這爭執一定到景雲嬀生氣，景雲叔讓步，才告罷休。

天黑下來，雨還是不曾住。

這一家照着鄰舍的習慣，晚上是從不燒飯的。景雲叔啃冷窩窩頭。

「媽，頭——」孩子又呼喊着。

景雲嬀真個着了慌，覺得滿屋子都是鬼。她迷迷糊糊從裏間跑到外間，又跑進去，動怒的嚷着：

「……不信，不信！孩子燒得像火團……哪，哪，就是他，準當是他！阿彌陀佛……」
你要人死完你才信！哪，哪……」

簡直發了瘋，而且哭了。

雨打在簑衣上，發出沙沙聲，狗時斷時續的吠鳴。景雲叔在泥濘中走着。天漆黑，什麼也看不清，只有白的牆垛發光。在他前面，總是不遠不近，保持着數丈的距離，那臃腫的頭引着去路。他毛髮森然的豎起來。

「邪不侵正，呸！」吱咕着。

他緊緊握住肩上的鑽鉞，準備着一有什麼便劈過去。

四

一個影子在前邊蠕動，映着白牆，看得出黑的一條。景雲叔毛髮又聳起來，他驚

恐的喊道：「誰，那是！」

他已經收住腳，將鑿鉞捉在手裏。（木匠的「規矩」走夜路是必須帶着這傢伙的。）

但那影子停下來，回答了：「景雲嗎，那是？」

聲音熟悉，走過去，猜得不錯，正是——

「方天化戟，是你，遲一刻我就將「饑票」給你劈成兩個了，夥計！」景雲叔不怕什麼了，「這會兒還出來作什麼，孫三又作着伴。」

狗吠着，一片蕭索的雨聲。

兩個人挨肩向前走。方天化戟極酸楚的說：

「你一生只是啃棺材板子的……一個人，能打能撞的，嚟！你想，一隻小雞還不如……剛才有一件事，就說碰到那一節的罷，那才算怪！」

方天化戟咳嗽一聲，夾緊兩膀，開始述說他同孫三的相與，雖然是誰都知道。

（他喪失了一親人似的悲傷着。）

上午，方天化載從人衆中回廟去，身上輕飄飄的，失掉了元氣。

原來方天化載同孫三都是光身漢，既無家屬，也無田產。有一年，兩個人同住在關帝廟裏，是秋天，方天化載染了傷寒病。孫三幫人開石方，或砍柴賺來一點吃的，總要分給他一份，有時半夜間爲他燒水，後來他死裏逃生，一個月後病好了。別人都說：他們夥穿一條袴子，其實兩人並不特別好些，只因這病同有錢人的病不同罷了。

不敢看孫三的頭呢，還是不忍看，他不會弄清楚，總之，是不願看見。回到廟中，通體發酸，躺在人家存放的「壽木」上睡了，可是，閣上眼，便看見前前後後的事。彷彿只是昨天，孫三去河邊擔水，還唱着「小寡婦掘墳。」他映着眼說：

『上山修行去罷，老光棍，當和尚是又有女人又有肉的，你在熬活寡呀……噯，你只是老母狗罷。』

睡不熟。睜着眼自然還是睡不熟。望望關聖帝君的法身，望望油煙的樑棟，很想

跑到山上去。忽然一陣奔跑，外面鬧了起來。他抱住頭，究竟是什麼滋味，他說不出，只是出了不少汗。後來世界規復原位，靜下來了。

再後，落着雨了，像從天上洩下來的布，聽不分明一點一滴的。兩顆頭飛着，忽而是球形的，忽而又瘦長的……

蕭蕭蕭……這是雨，似乎打在一塊柔軟的毛毯上，又宛若那細的雨絲織就了一塊無限大的，灰色的絨布，輕輕的蓋下來，一切全被遮掩。

方天化戟坐在廟前的石案上，還吸着香烟頭，分開兩腿縫襠裏的洞。從南來一個人，青衣青帽，青攏的臉子，瘦削的肩上搭一條搭襖。遠看是孫三，「什麼時候入的公門？」這樣想。不防那人來到臉前，却不是孫三。問了，說是從陰司裏來的。

「看見孫三嗎？」他做着眉眼：「這樣的一個人！」

那人搖搖頭，說是催繳救國捐的。

「我說的是孫三，哪，這樣的孫三，剛入陰曹的。」

那公差又搖搖頭，白白眼，似乎將方天化戟看成了土老。最後他發脾氣叫道：

「什麼孫三，么六，一天進來數萬人，你問探子！」

？？？

是什麼，方天化戟記不清楚了。

「總之，」兩個人立在祥泰雜貨舖門口，方天化戟抹着臉說，「是孫三，我想不會錯的人到陰曹，自然要變變模樣。買棺材收尸我辦不起，我想稱半斤紙，送他幾個零錢花。」

祥泰林掌櫃晚上照例有二兩酒喝，因為喝去二兩酒，再釀入二兩水，最終所得並無虧損。

「孫三怎樣了？」他開門讓兩個人進來，「頭還在那塊兒！」

景雲叔將鑕，簑衣放在門後。

「還在，」方天化戟咳嗽着，倚住壁角蹲下去。他雙手捧住頭，等咳嗽定了，兩眼

放光的望着林祥泰咕嚕道：『求你一件事，賒給半斤紙，給孫三——』

『哪裏有什麼鬼！人一死，還不烟消雲散！有錢人才燒錢燎紙。』林祥泰轉問景

雲叔連連讓道：『喝一盅，喝一盅。』

方天化戟抹着臉，極懊喪。

『信到神知麼，不過免免玄虛；陰陽兩界，誰也不知道底細。』他底啞着聲音。

景雲叔將空杯放在賬桌上，滿意的讚揚道：

『好，好！這次一點也沒「行龍」！』

但裏面哇——的一聲，孩子哭了。

『還不睡，』林祥泰家裏接着罵道：『你賣給鬼罷，孫三會買你的，看着！』

林祥泰回到賬桌後面坐下去，一面連聲應着，局面才算平靜。

風夾着雨打街心走過。狗仔的吠聲是遲重的。

方天化戟雙手捧着頭，覺得世界是顛顛倒倒的：孫三喝過林祥泰不少酒，等他

死了，要賒半斤紙給他燒，也遭沒趣；龐局長曾用人謀害一位遠路客倌，可是那胖胖的頭仍安然長在頸頸上……

景雲叔坐在眼桌前，將送崇用的香燭紙馬，以及發汗用的紅糖生薑塞進懷裏，敲着煙管道：

「什麼鬼了，怪了。婆婆媽媽罷了。我就不信！」

「可也難說，」林祥泰打了一個呵欠，「要說不信，剛才小柱子還來請香，說是他奶奶親眼看見的，從灶桌下滾出一個雞蛋。」他嘆着氣，「看罷，風水移了，要不，怎會出這樣的事！」

一個人闖進來，風吹得燈光閃搖。

「半斤酒！」他說。

來人正是羨藜。他低着頭，臉色較平日更形陰暗。頭上同身上沾滿了乾草，像刺猢一般。

「你爬進豬窠去了？這才真是蒺藜！」景雲叔向他嘲笑。

蒺藜要一只碗，將酒倒進去，一口氣飲盡，抹了抹嘴唇，一聲不響的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裏。林祥泰敲着桌子，不住的搖着頭：

「就這樣——「半斤酒」孫三也這樣說呀……咳……」

他唉聲嘆氣從牆上摘下水牌，上面寫着：

「孫三——賒酒半斤合大錢六百八十文。」

食指在嘴裏醃了吐沫，將孫三兩字擦去，隨在原地方填上蒺藜，這筆「荒賤」又有了下落。

雨落篇

雨落着。

一片天井；一片天，灰色的，一面網。霏雨瀟瀟，那細的絲，一順交織着，撒向天井，撒向兩株柳。柳枝沉沉下垂。柳葉像瘦巧的黃金的艇，在水窪裏航行。

水溜管低聲嗚咽，寂寞的嗚咽！

一聲風，一陣雨烟，幾潦水泡。

天井是長方的一條，四邊圍着並不矮然而有着走廊的醜舊的屋。走廊鋪着蝕瘦了的方磚，又陰闇又潮濕。一個憲兵在下面來往的走，步態不穩，忽緩忽急，極沉重，正如他這時的心情。寒風侵入廊下，那憲兵收住步，噓一口氣，望着經過改造的小窗，那些湫隘的籠。

想：

那憲兵繃繃眉，顯出不耐煩的神色，繼續踱着步。靴咯咯的響，劍鏘鏘的鳴。他在

「幹麼要生孩子呢，畜牲！」

是年秋，特別多雨。低低的天，壓着他的眉梢。他剛收到一封信，老婆要臨盆了。

「畜牲，你該投胎別一個肚子裏的，畜牲！」

他念着，簡直着了魔。脚步漸漸放緩，在走廊盡頭停住。他撫着劍，穆然立着，竟至飄飄然。

一個憲兵正標明着：高過一個兵，不如一個官。困難也就在此，他想討一個女人，可是家裏的老婆却要給他生孩子了。他抹着嘴，還只有些軟軟的毛。孩子是沒有罪惡的。

「畜牲！」

他重在心裏念一遍，這兩個字却給了他一股溫暖。

鐐鎖鏘郎鏘郎響着。他按住劍叱吒道：

「五號，靜下來！」

他俯下身去，從那開在門上的小方洞中向裏窺望。

那貨色不理他，仍困苦的拖着鐐鎖，鏘郎鏘郎在牆下立住了。

「安靜些罷！」他說，「朋友，不是在家裏……」

那人勉強回過頭來，他噤住了。那簡直是一個膿包，頭腫着，像一個青皮的瓜，嘴已不能合攏，露出白皚皚的牙齒；眼縮得極小，閃耀着執拗的火光。

「南衙相府，好進難出。官司吃至本部，森羅殿是天堂，尸首兒都休想逃脫虎口！」

可是那小小的火光很有鋒芒，一下就刺在心裏。有點羞愧，一些慌張，不敢多想，便溜掉了。

「嘯的一個，嘯的……殺人也會厭倦，嘔！」

他又想，還特意弄響着劍。

這人被捕時，他也在場。

一家旅館的三樓上，眼線鬼祟的鑽出來。這是職務，也是一種遊戲。

『別動！』

手槍總是神聖的，已經是社會秩序那枝槓杆的唯一支點了。至於罪名，是不必知道的。總之，是一個年輕人罷了。但他一定有着妻，也一定有子女；憲兵如是想，心頭一陣寒慄。

那囚犯被什麼燃燒着，不得寧息。他困苦的走着，好像在一條渺茫的路上。一個禮拜來，平衡完全破壞了。僅僅一個禮拜，那瘦瘦的紳士型的臉，那始終不移的文雅態度完全失去了。

他不能想像一個禮拜有多麼長久，時間是停止着，於苦悶的顫慄中。辣椒汁從鼻筒中灌入，在肺間，在血管裏發滾，整個世界都捲在火烟中了，他於狂咳中死去。火

銃爆出火花，脾氣好像很大的，但和前者較量，只是一陣響，一股焦燎氣，一條無能的好漢罷了。

然而在精神文明發展到極限的國度裏，花樣可真不少。他被送在一隻木凳上去了。

「機關在什麼地方，你們的窩子說！」

一個聲音在耳邊嗡嗡着。

「說……那麼，是一個漢子，就是生鐵蛋，也會打磨得你起明發亮唔不說！」

又一個聲音在耳邊嗡嗡了。

「好，來！」

另一個聲音爆炸了。

真的「來了」！一根豬鬃，探入這國度裏先生們諱莫如深的所在，旋轉着，旋轉着。最初他還能忍耐，所有的氣力都匯在胸前；後來一隻皮球般洩了氣地嘿嘿笑着；

最後骨頭都軟了，全身都融解了。

於是波濤般的哄笑襲來了。

至今他還聽得見那嘔心的，獸性的笑聲的浪；非刑將人改換了面目，他身體浮腫着。他不能躺，也不能坐。他必須走着。在門那裏，他停下了。牆上有用指甲刻的字樣。

「這不是終結，正是開始。

惡魔，張開你的嘴罷，

這是頭，填平那橫在前面的溝；

這是血，牠將歷史寫到最後的一行；

.....
』

他逐一細審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想不出是表示什麼。

每一次提審，那非人類的刑罰折磨着他，他一次一次挨受過了，他死去了。他漸

漸的蘇醒。又漸漸的恢復。這算不得懲治，只是玩物主義的最高發展而已。於是他狂怒着，抱定毀棄一切的心。正如經過一番爐造，他不僅改變了模樣，既往的事物也隨着體刑的火花爆裂了，消散了。世界好像不可解的魔嘴一般。他呢，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火藥罐。

從門上的小洞裏，他望着天空的方塊。天空被囚在小框子裏。天井裏除却兩棵殘廢的柳樹，沒有其他生物。黃昏時節，烏鴉的影飛過，一聲鳴啼，一聲嘆息。牆垛遮住他的視線，但遮不住他的心。寂寞的昏鴉的影子引領他到自由的天地。他望見伙伴們緊張的生活，這不是開始，也不是終結，真有一條大道現在他前面似的。然而他還是做什麼呢！他食不下咽，睡不安寢，一匹小獸般暴怒着。

「讓這世界，讓這世界……」

他呢喃。

神經纖維一條條的在爆炸，他覺得出安寧，他沒有了！

霏雨瀟瀟，那細的絲，一順的交織着，撒向天井。一聲風，一陣雨，烟，幾潦水泡，水溜，管嗚咽着。他聽着靴咯咯的響，劍鏘鏘的鳴，漸漸的近，又漸漸的遠。瞭晤了什麼似的，將拳一揮。

『世界，向前走罷！』

他戰慄着，用手指抖抖的畫在牆上。

夜來了，牢房落在岑寂裏，遮蓋着輕微的風聲，雨聲。偶爾從什麼地方發出一聲呻吟，宛如大地嘆息。長廊下電光照耀着水潦，柳枝間水珠在熠熠發光。那年青的憲兵匆匆走過，一陣小水珠撲上臉，他回轉來，抖擻着說：

『喂，朋友，這裏，拏去，一枝烟……』

又從小方洞裏投進火柴。

『一枝烟！』

那囚犯咕咕着。於是，一聲破格的笑響激了長廊。

『你慢些，朋友，慢些……』

憲兵的聲音顫着。他倉忙走到一根柱子下；彷彿了却一筆債，償付一宗心愿，他得舒暢的喘一口氣。他背倚着柱子，燃上一枝香烟吸着。他仰着頭，柱頭上的電燈正俯瞰他幸福的笑臉。他抱起兩臂，闔上眼，反復的想着那將要出世的孩子！

『他不會再當一個憲兵了，唔，他不能——』

一種快感在骨節裏孜孜響着。風吹拂他的臉，又細膩，又輕柔。雨在耳際發出軟語，甜蜜蜜的聲音，說着甜蜜蜜的故事。

吵雜的脚步聲從走廊的那端響起。門打開了；呼喊着的五號的姓名。他直立的立着，熟視着面前的人。那是一個瘦子，不曉得爲什麼抖着的；那副模樣很膽怯，像一個撒謊的無能之徒，終於背過臉去，支吾的解釋道：

『解你到××去……』

『現在，爲什麼？』

『就是現在。』

短時間的沈默之後，他驟然間明白了。他大吸一口氣，因過於激動，他浮腫的腿打着顫。壓人的靜寂。帶門聲。隨後，他被夾在剝壳槍之間。靴咯咯的響，劍鏘鏘的鳴。那年青的憲兵目送着同僚的背影，劍和靴和剝壳槍最後的光亮，極迅速的在長廊盡處隱沒在雨中了。

他想起剛才投進去的香烟，也許仍在原處未動，打一個冷噤，頭竟發起昏來。孩子的夢打成稀漿，甜蜜蜜的雨底故事也撕了個粉碎。

『一個人，一個人……』

他抓着腮，疾遽的來往走着。靴的響同劍的鳴，絞在一起，鏘郎鏘郎在潮濕的廊下打滾。

啊，聽罷，那槍聲！一顆黑棗，一條命。一個人，他看見的，迎着火舌，青灰的烟硝，一個偏身翻在水潦裏了。

谷

—

黃國俊踱着步，頭微微搖擺，好像全世界單只有他的脚步聲。踱了一陣，覺得無聊，心中很煩燥。他將風門打開，滿滿吸進一口冷氣。門外無絲毫風息，正落着「太平雪」，地上已鋪着厚厚的一層。那株小柏樹因經不起重壓，枝葉倒垂着。兩隻雀子從校長室的檐下飛出，圍住那柏樹繞了一個圈子，又啾啾的飛回原處。黃國俊呆望片刻，心下念念道：

——七月，八月，好快！

他惘然回到爐前坐下。

在礦山裏，煤炭的價錢不如土貴，爐裏不分晝夜都能燃燒；加以下雪天，又如何冷，小房子暖得像炕肚一般。

黃國俊坐在椅上，儘望着爐火的青舌，却想不出作什麼好。烟是吸夠了的，回味一下，還覺得口舌苦澀；看書，簡直辜負了一幅好景色；只合飲酒談天。然而這又是需要二三日好的，現在非但好友尋不到，整個學校也只賸老校役一個，同事們，一放假便不見了影子。

學校冷落得像兵慌馬亂之後，經過一次浩劫的寺宇，但經黃國俊一想，便成了老鼠洞。

校舍座落在小山上，全是半西洋風的建築，向左是一帶蒼鬱的林子，樹木沿着小山的斜坡迤邐而下，直抵小河的岸邊，中斷了。小河春夏，秋三季緩緩流着泉水，石丸游魚，歷歷可見。林子裏澈宵鳴着不知名的鳥，在柔輦的夜色裏，像寧貼而甜蜜的催眠歌。穿進林子，一直向太陽昇起的地方走，約一箭路光景，林子盡了，景色忽然豁

朗，後邊陰濕的林風還陣陣襲來，前面出現一所純西洋的小建築。像這樣的房子還有好多，經過一番裁員風潮之後，大半全空了起來。這裏住着黃國俊的舊同學，現在和同事洪匡成及其家屬。

洪匡成的家庭正是國俊所羨慕的，洪太太是一家美術學校出身的學生，他們還有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弟弟」。秋季開學時，國俊還是剛踏出師範學校的學生，在他眼中路途是寬廣的，事業是光明的，有這樣愜意的所在，用那時的說法：「一切從此要開頭了。」小河的水流，刺鼻的空氣，林中的鳥鳴，絳霞白雲，向晚停留在山谷中小河上寧靜的景象，啄木鳥沈靜的鼓擊聲，小家庭熙然的活氣，在在都使他興奮。

「要這樣，才是談教育的地方！」他不禁讚嘆着。

主人坐在窗口，從沈默中抬起頭望他一眼，彷彿說：

「什麼？」

匡成總是坐在老地方，不移動，也不打擾人。他一天都在沈思着的樣子，又是些

別人永不能理解的問題，所以不大和別人交談。

匡成生來一副不雅的面貌，吊梢眉，高顴骨，尖削的雷公嘴突出着，是極惹人愉快的。

洪太太在噪音段裏吹着口琴。同事白貫三是這裏的常客，幾乎每天都到的，這時正捏着孩子的小手指。熟睡着的孩子突然醒來，哭鬧了。

主婦丟掉口琴，奔向小床前去，一氣嚷着：

「你瞧，你瞧，哦……小弟弟……」

她是這樣稱呼自己的孩子的。

誰也不會注意這新來的教育家。但國俊依舊心裏很滿意，臉上忍不住溫煦的笑。

但是，正和寒暑表的水銀柱一樣，國俊對於教育的熱心一天天跌落下去了。也許還不到絕望的地步，可是他已覺得自己正在敷衍了事，且不時因憤慨切齒。原

來洪匡成的小家庭並不如他想像的美滿。匡成總是一個人坐在窗下，一如他是世界外的人，在那裏打盹。別人不注意他時，便煩燥的望着窗外，似乎有許多事情待作，或爲着什麼不安。太太好像要將聲音送遍世界各處似的，發狂的吹着口琴，唱什麼「西宮調」之類。白貫三輕狂的跳動着，有時學娘兒們的裝腔作勢，有時說些下流的挑撥話，簡直是流氓。白貫三很大膽，當着洪匡成便敢出乖露醜，以致使黃國俊忍不住氣憤，想奔上去照準鼻梁給他一拳。可是洪匡成，他什麼也不覺得。他厭倦的打着呵欠，看看錶，便一個人默默出去了。

洪匡成不曉得一天都幹些什麼，到家裏去，十次總有九次撲空。只有白貫三靠得住在那裏。國俊去了幾次，因爲看不慣，以後便絕跡了。偶然在路上遇着匡成，也只有冷淡的點點頭。國俊望着那細長的背影，眼淚幾乎沒氣得掉出來。他佇立片刻，向匡成消失的方向打出一拳，

「烏龜！」

由於同情，他這樣罵了的。

小家庭也不盡都美滿；雖止不過三口人，中間仍存在着難以消滅的陰影：國俊想。

至於學校方面，理想同事實更不知相差幾千萬里。校長是一個老成持重的拔貢，據說外國人很看重他，而校長本身，除了那部鬍鬚外，沒有一點可取的地方。國文教員劉鬍子，是一位管帳先生似的人物，又是校長的表叔的外甥。洪匡除了上課，一天摸不着影子。洪的太太因為會吹口琴，教着技能課；可是同白貫三那樣下作的嘴臉一比，任教席還是配的。

有着這麼一批爲人師的人，所教出的學生自然是可以想見的了。一次他親眼看見一個學生在白貫三背後喊：『小白，白臉兒……』這事本和他毫無關聯。就他同白貫三的感情言，是還可以得意一通的。但他一想起這也是自己的同事，也是自己的學生，便一如被沾污了似的，覺得不堪。

那羣手同烏鴉爪般的學生，考試一畢便不再到校裏來，偷煤塊或者到坡下打架去了。白貫三一天在礦上，夜裏也不大回來。校長回家給兒子辦喜事去了，他住在不遠的村子裏。劉鬍子只將作文題出定便走了的。只有老雜役一個，他不能離開，整天咳嗽着。

『什麼教育，騙騙人的慈幼院罷了！』

他兩腳憤忿蹬着爐子。

想得不錯，這正是公司裏爲工人子弟辦的學校；以流血換來的。

二

黃國俊拿起一枝煙，隨手又憤忿的丟開了。憤激的火燃燒着，他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文雅的態度，從椅上跳起來。他不能住在這混帳的地方。

「這混帳的地方！」

他跑到牆角摘下雨衣，爲着什麼——好像被燒而叫喊似的。

但他之所以焦燥，和教育全無關係。他已竟辭却職務。譬如一隻柳鶯，在如此大的世界中，今日還在此地度過，然而明天呢，明年呢，而後是否還有重踏這方土地的機會，正是誰也不知道。所以起先尙有幾分留戀，連那些頂粗野的孩子也覺得可愛。然而突然傳來的消息，輕便火車停駛了，他留連的心情馬上變作即刻離去的期望，哪曉得天又下了雪。

看情形，不會馬上復工的。雪也不知幾時才能停止。他想起洪匡成的囑託，太太同孩子都要回家，請他路上關照。坐在屋裏發悶，不如打點打點怎樣走爲是。他披起雨衣便走出去。

雪落着，霧也似的攏罩了礦谷。飛鳥絕迹。只有細碎的落雪聲，溫柔的響着，遮掩了山丘，礦谷，河流。枯樹枝上滿綴着雪，忽而因經不起重壓，崩坍下來，枝條就是一陣

快活的擺跳。

黃國俊在林子裏匆匆走着，不曾注意週圍的景色。

『看見小弟弟的爸沒有？』

剛進門，主婦的話就一隻釘子似的碰在他臉上。

『多麻煩人！』隨後她又吱咕着，『還是大前天……連一個照面也不打。這麼

大雪，你看，還有橫七豎八的行李，再加上孩子……火車又不開，只好土遁了！』

『敢是出了岔子？』

黃國俊檢定靠近壁爐的椅子坐下，燃上一枝煙，一壁拱着手。

『說不定……沒有什麼，停停看罷。』

女人嘟囔着，顯然她將什麼避開了。

他望着她，心中有些迷惑。在黃國俊眼中，她是輕佻的，說些不着邊際的話的女

人。可是今天她有些驚慌，被他看破了。那末，男人幾天不回家又是怎麼一回事？

「那——唔，那小子呢？」

他輕蔑的向女人瞟一眼，隨後又裝着若無其事，將視線轉往窗外。

「可是小白臉？」

她說白貫三也有三四天不到這裏來了，這幾天礦上罷工，局面不大好，他很忙，大約下半年有陞到公司辦事的可能。

孩子號哭了，女人嘴裏哼着，輕輕的拍着，搖恍的走着。頭髮不時簾下來，遮住眼，便不得不撩上去，臉色是陰沈的。

貓躺在黃國俊腳邊擦癢，不住伸舌弄眼打呵欠，因天氣不妙，貓經也不想唸了。不曉得怎樣想起的，他覺得這貓同面前的女人有着共通點，統是壞傢伙。他用力將牠踢開。

「我覺得，我覺得——」

黃國俊囁囁着，終於困難的說出他好久就悶在肚裏的話。由于爲朋友不平的

嫉憤，由于俠義心，他說與其這樣不明不白，不如乾脆同匡成離異。

『啊，黃先生！你是什麼意思？』

女人低低的叫着，將孩子貼緊胸脯，無疑的，她竭力要使自己平靜。她逼視着國俊，臉色驟然轉成暗澹。

孩子掙扎着，咯咯的哭。

乘這機會，國俊衡量過剛才自己那話的重量，說得彷彿有些過分。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出乎意料的反攻他覺得這反攻是旋風一般在頭頂捲着，可是回答不出。『成心開開玩笑。』然而一個從事教育的人，太不像話。

『你知姓白的是幹什麼的？』女人更逼進一步，『啊，不知道他來的目的……哦，哦，哦！』

女人將臉轉向窗外，低吟着催眠歌，便不再說下去。

國俊本爲商議行期而來，不料竟弄出了不快。難道是他錯了嗎？爲着男子的尊

嚴，他胸中反氤氳着怒意。他不明白是自己的羞愧，或是對女人的悲恨，總之生氣着了。臉上熱辣辣的，要出水的樣子。他不願到這地方來；來了就覺得通體生了毛的不安，終歸女人全不像女人，至少是不像他所規定的曉得婦道的女人。

燃上第二枝煙，房子的空氣迫着他，預備走了。不意門推開了，露出一個漢子的身影。他突然想起三天不會回家的匡成。

那漢子很謹慎的在門口擦去腳上的雪，沙啞的低聲說：

「對不住……」

「請進來。」

那漢子走進來，對於這房子全都熟悉，什麼客套也不說，只向黃國俊投一瞥。似乎他認識國俊。國俊却任怎樣也想不出這是怎樣一個人。他外面披着一件兵士的雨衣，頭戴大風帽，齊眉罩住，身著短襖，腰裏繫一條布帶，完全是一個工人模樣傢伙；然而他態度又是那樣沈着安祥，從容不迫。他兩眼在室內一溜，就落在洪太太的臉

上。也依然低抑着聲音道：

「老洪——」

「老洪怎樣？」

有着惡劣的預感，洪夫人很激動的截住問。

「老洪被捕了，今兒上午。」那漢子兩眼釘住女人。他烘着手，隨即又補充一句：

「恐怕還要搜查，有東西，頂好收拾清楚。」

「都是誰？」

女人驚愕的問。

「四五個呢，不光他自己。又沒有什麼證據，隔幾天總該有眉目。」

他緩緩剝着兩手，將風帽帶結緊，便匆匆向門走去。

「大概沒有什麼。」

在門口，他回頭叮嚀着。反手將門帶上。

女人奔向靠門的窗口，嚷道：

「在什麼地方有下落嗎？」

「總是警察所。」

漢子頭也不回的應着，刺蝟般衝進雪裏去了。

三

夜裏，白貫三冒着雪回來了。他喝得醉醺醺的，一進門便嚷道：

「好雪，好雪！到底是汾酒……還沒睡好極！」

這個一身都是「得志」氣味的人，他自己也糊里糊塗的，跳得像一隻貓。他生來就只是一個賤胎，一個「刀山班」的侏儒，黃國俊想，從水裏生出來的，沒有骨頭的傢伙！

「啊，近來——」他點上一枝煙，擠目弄眼的搖着頭，「聽到嗎，老哥？近來可有點不妙。我在警察所……唔，公司裏……唔，真是推銷處有一個朋友，今天我們喝酒……誰願意喝什麼貓尿！一個人恨不劈開當兩個用……」

「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是？」

黃國俊坐在被窠裏，眼珠子氣得差一點滾出來。

「怎麼回事，聽下文啊。他說一家幹什麼的買賣頭剛送來的汾酒；汾酒臊他娃娃，喝呀……你知道罷，就是那個記帳的，唔，會計！我們是朋友。他說，唔，他說公司裏捉了幾個人去——」

白貫三故意打着酒呢，停頓着。

「呷幾個去便怎樣？」

「那——唔，那可不知道。一言以蔽之，這回英國鬼子非常氣……聽說是什麼，……唉，非常氣！大約要吃洋點心……殺一做百！」

黃國俊望着白貫三頓時嚴重起來的臉，不禁打了寒噤。

「我聽說——」白貫三立在床前，將嘴付到黃國俊耳邊：「……要那樣，要辦還要趕快，愈快愈好！否則，否則，唔……」

第二天，雪停止了，却括起針刺般的風。得到白貫三幫忙的允許，兩個一同到公司的警察所去。黃國俊帶着感激的心情，忘却了這正是他以前鄙俗的同事，覺得現在不妨做朋友了。

公司警察所附近，戒備森嚴，皮帽子持着槍在雪上踏步，很像馬賊的前哨。白貫三向值日的咕噥了幾句，將國俊安置一所空房子裏，逕自往裏去了。不久，一個漢子向他招手，經過曲曲折折幾道門廊，導他進一間房。因為是衙門，便也蒙上一層神祕彩色。他想不出這裏像什麼地方，一切都使他迷惑，過一重門又一重門的房子——實在他記不起了，單走進這座房子已經多少門；還有那些用打手勢說話的人。最後那引導將他丟在一條木凳上，更向裏走了進去，好像只把他當作一件東西放在那

裏。裏面有人低聲講話，八分像念咒語。兩眼打量着這奇怪的所在，心中惴惴而且焦急。他困苦的呼吸着。這是什麼地方？魔術師的家？牢獄？他有着已然失去自由的痛楚，無可奈何的在等着擺佈。

白貫三出來了，帶着鴉片氣味，冷笑着道：

「唉！難，太難！」

他搖着頭，唉聲嘆氣的表示他費盡了心機口舌。隨即他又不勝憤慨的說：

「公司要不是中英合辦，唔，那就容易多了。況且，況且他又在公司的學校裏供職……那英國大肚子氣得這麼樣的，這麼樣！你說怎麼辦，唔？我，爲着朋友，不要見笑。吃奶的勁兒都用盡了，可是，有什麼辦法！」

白貫三一雙眼不住在黃國俊臉上打溜，聲音低抑而且悲楚。

國俊像站在老師面前的小學生，惶惑得擊不定主意。他什麼都懵懂，不明白別人的路數，不曉得自已應說什麼，他只「唔唔」的漫然應着。他希望白貫三下一個

命令給他，快快的有一個定規，快快的離開這裏，這時，他才覺得自己怎樣需要自在的呼吸一口空氣。他苦惱得發慌。爲着這件事情，在此業已坐了一點鐘，血都幾乎煎熬乾了。忽然覺得只「唔唔」的不像話，太貶低了一個男人應有的尊嚴，非顯一顯身手不可：

「當然要看，噲……事情自然也由不得我們作主兒，大家商議着辦，怎樣能下台怎樣好。匡成是清白的，同事都不含糊。既然遭了不白之冤，也只好各盡所能，朋友之爲朋友，不是這樣嗎？至于怎樣辦，當然全看你的意思，你，你總算……」

國俊說到這裏，忽然省悟自己欠檢點，便立即煞住。可是白貫三是機靈的，不容他改正，便攤開兩手喧嚷道：

「是啊，朋友究竟那個不掛慮着？那個不盡力奔走！若非朋友，老哥你想，這等殺頭事，沾身就是一個毒泡……唔，不過，朋友有事，還得大家一齊爲力。」

白貫三燃一枝香煙，刁在唇上。現在他很滿意了。他從容的說，昨天怎樣冒着風

雪，怎樣爲着匡成的事跑了一個下午。最後他悠然的一連串吐着烟圈，一隻腳踏在木凳上，他罵起中國人來了。

「中國人！他搖着拳頭，『中國人全要不得。見了副經理——唔，還沒有對你說過罷？我想他是中國人，一定能幫忙；你猜怎樣？那傢伙竟有臉說：「問不了。」哼！問不了！他還是中國人呢！那末，好，去找英國大肚。乾脆一個當頭棒，「里蒙系不系更鉗黨！」他說。叫你……」

「那麼證據呢？」

「證據呀！可不是我姓白的那個，你老哥，你真……隨便做掉個把人，還——唔，這就是所長。」

他們倆同時站在一旁。

「哈，這就是所長！」國俊想。

望着那從身邊擦過，向外走去的人，實在夠新鮮的。

在黃國俊的想像中，所長應該是一顆稻米，白胖白胖的大個兒的漢子，哪知竟是一個鴉片煙鬼，瀟肚甜瓜似的傢伙。

白貫三縮回向外窺探的頭，踏滅地上的煙頭道：

『又是抓人……當然人家幹多少差事，夠多老練，你看！設或不是他人頂和氣能幹，那，唔，中國有的是人。好在他在英國大肚那兒來得響響，就是我們的信仰，就是「主義」！』

『到底怎麼樣？』

『事情嗎？』白貫三雙手剝着臉，眼釘着窗格子，『唔，大致差不離了。常言，一手難遮盡天下耳目……一人賞他們一雙鞋襪，算是一點小意思……就是這個罷。』

他將左手放在臉前，又屈回食指，讓國俊看。

『這個？』國俊照着手勢，『這個恐怕不容易……』

『怎麼，打機器房反了！快派兩棚子人去，不管什麼忘八兔崽子，一概給我抓

來！
』

所長咆哮着。

外面一陣釘着鐵掌的脚步聲，急遽的跑向前面去，還嚷着什麼。

所長臘黃的臉子抽搐着，氣咻咻回到裏邊去，嘴裏吐口沫。白貫三在後面跟着。停一刻，所長在裏面大罵了：

『我不是開的人舖子……混帳……去。讓他滾！』

接着他又罵白貫三。

熱血沸騰着，國俊的眼珠都生痛了。每一句斥罵都重重打在他頭上，他已竟辨不清是什麼所在，且正幹着什麼事，通體的皮綑緊，脊梁上向外冒汗了。這世界竟是這樣的，他還第一次碰到，白貫三在自己前面立着，是一個絕不打折扣的人，現在僅僅隔着一堵牆，不過變更了三步遠的距離，然而他竟在大拍賣了。

『你們中國人，哼！』所長又在提高嗓子罵，『什麼，這就是壞胚子，不通人情事』

故，不知道禮貌，不曉得尊敬人……要拿雞蛋碰石頭，好，來呀，到處有得你碰！開口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他媽咧個×！和你們什麼相干？譬如那姓洪的忘八蛋，吃着人家外國人的飯，還幹他奶奶的這黨那黨；×政府不革命，可也還請我們總理開會吃大菜……好好的工不做，噲，呢，要過年就別吃飯，偏要什麼咧個鳥「花紅」！這都講理嗎？打倒，打倒帝國主義你們吃鳥！

『拉起來？幾個？』

外間有人說話，另一個人回答一聲：

『呃……』

『喂，』從裏面出來一個聽差模樣的人，向他打手勢，『我們有事，請罷！』

『白先生……』

『白先生留下了。』

黃國俊快快然走着，¹一口憎恨的唾沫，並誓永不到這地方來。在到礦上去的

路上，他迎頭遇着一羣被押解的人。他們低着頭，眼望着自己腳踢起的雪。大約都是莊稼人出身，很正規的礦工，並不如傳說中那樣神聖，却也沒有兇狠的神色。臉上沾着灰垢，短襖領敞開着，破破襠襠，自然不大漂亮。但這是因為營養不足，而勞動過度之故，並非自娘胎裏帶來的。他們被麻繩拴成一串，寂寞的向前走着，並不是悲涼，只是淡然的，淡然的和緩緩的腳步一樣，走過去，在深厚的雪上，——

「沙，沙，沙！」那些礦工。

四

黃國俊低着頭，很沮喪。

他不明白要到什麼地方去，也記不定所走的都是什麼地方。似乎經過許多礦工們的茅舖，連一星殘存的影子也不會留下。果要他勉強記憶的話，曾有人——兩

個也許三個從他前面橫過，聽見女人的號嘶罵詈，孩子們的哭啼，也許還碰見一個偷炭的賊。但他決不會想到這方面，一個問題把他弄昏了：

——幹什麼要受這樣的侮辱，哎，幹什麼！

他恨恨的磨着牙齒，心頭的怒火尙不會從臉上消退。他認為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是抓破面皮的侮辱，這污點將生根在心裏，永不消滅。決不饒恕那羞辱他的人，只要有那麼一天。

最後，想到無可再想之際，甚至恨起匡成來——

——是的，爲着他，全爲着他！多麼荒唐的傢伙！

可是，匡成真的荒唐嗎，較之他黃國俊？馬上有一個形象清清楚楚浮上來，那吊梢眉，那打瞌睡的臉，不死不活的沈默，多像一個活「吊客」！而他却作下了這損己而且累人的大事！

——洪匡成可真是一個壞蛋……唔，走錯了。

他沒有依照原路，却沿着茅鋪走下去了；這是到鎮上去的要道，離學校越走越遠的。但他沒有要回去的意思。他沒有辨清方面，也不曾認準路，馬上又被匡成的爲人佔領了，像做什麼優劣論似的。

固然，他並不澈底的明白匡成，這點他自己也承認。匡成對於自己的冷淡，他不会忘記；匡成爲什麼要對人疏遠呢，好像他獨自存在於一個世界裏？這有些近乎狂妄。他不照着規律的生活方法使自己上進，而走着別人不瞭解的路，這是一條不安分的路。可是，他——黃國俊尙沒有批評匡成的能力。倘若匡成是輕浮的，他可以罵他「浪漫」；匡成成果是囂張的，他定會責他瘋癲。可惜匡成只是不嘻嘻哈哈罷了，這又算不得毛病。他說不出匡成究竟有什麼不如人的地方，又覺得匡成不盡合自己的意。從什麼所在歸納來的原理，也不知道，只是他以爲，一個人應先認準確生活是什麼，然後才能確立自己人生的態度，人生應該——千真萬確是向上的，但必須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回轉頭來，自己又是怎樣的呢，可有點糊塗了，也許對自己相信

不過了。講穩重嗎，匡成未必不如自己。對於生活的認識，人生的態度等等，匡成的見解怎樣，他固不知，亦未便承認他對。爲什麼呢？據一種直覺而已。他常常相信「直覺」。究竟自己的認識怎樣，哪裏還有心去一一推敲！

正走之間，他覺得不能再釋然了；不舒服了，出汗了。爲什麼不及早走開的呢？則，哪裏來這許多麻煩！

「匡成，匡成……他是一個好人。」他想。

一個老同學在受難，他不能見死不救。他是高尚的，人格不許他推開。可是，可是——
唉！

一直走過去，茅舍快盡了。他記不起想了些什麼，結果自然沒有。不過，所不能忘記的是匡成累了，倘非老同學，他也許會紅着眼，咬咬牙，嚷道：

「你對不起我，你！」

管他！

然而，今天的恥辱也永不會有饒恕那一天的。於是前面馬上出現了那煙鬼所長，閃着那雙貓兒眼的綠光……血又不可抑制的湧上來。

凍封的河面上爲雪鋪平了，枯樹靜靜立在岸頭，風吹脫枝條上的雪刺，楊花似的寂寂落下。

「老黃！」

有人拍他的臂膀，回頭看時，却是笑嘻嘻的白貫三。

「現在往哪兒去？」

他們並肩走着，雪在脚下沙沙唧唧的響。國俊搖搖頭，不做聲。

「哎，剛才真對不起，唔，真對不起你老哥，原諒，原諒！」

白貫三滿起勁。他說所長所以發脾氣，實在因爲那些「煤黑子」太胡鬧了。說他也是很革命的，他可以發誓，他現在還是一個頂天立地的革命家，而且在這礦谷中，他是頂同情「煤黑子」的，而且他是一個××——

「不過，」他將頭一挺，「我最討厭開會，又是靜默，又是讀什麼什麼——你知道那全是捏造的，唔，假的！革命要實事求是，開一千年會，靜默靜得十二萬分及格，中屁用哈，哈，哈！唔？」

不過，他又轉變了；對於年節工人們分「花紅」，他本有五分同情，這樣硬來，却非反對不可，因為給肖小之徒以乘機活動的便利。回頭又照例罵了那中國副理，而且連所長以及英國大肚皮都罵上了。

兩個上了橋，停下來。白貫三對着兩手，一雙眼魚兒似的在國俊臉上打溜，他單等對方開口，但國俊却只裝啞巴。

他已平靜下來。他拭去橋欄上的積雪，背倚上去。望着白貫三，又望望灰澹的天空，他憑空覺得較白貫三偉大了許多。

「當時因為，所以……」白貫三終於提出來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哎，九牛二虎之力，總之，還是所長賞臉……我不說嗎，看朋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現在，

大致已竟——」

「怎樣？」

國俊望着對方伸出來的手。

「三百。我爲朋友墊五十，匡成我們老同志！再不成只好隨他們發落，朋友之道

總算……唔，鞠躬盡瘁了！」

「不能再戮下幾個？」

「那，白貫三的臉突然冷若冰霜。『別人也許可以，我，沒那麼大本領！』

「好罷……現在哪兒去？」

「我嗎，鎮上——有點要緊事。」稍停，他又熱心又激昂的說：『朋友事大，金錢

……萬一匡成爲着幾個錢怎樣，你覺得怪對得起他，唔？說知心話，我不在乎五十塊

花邊，爲朋友嗎？否則……況且——』

他把雙手送到嘴邊呵着，大咳一聲走了。

『喂』他又回頭喊着，『要辦你這就去辦，回頭我來取。遲了，恐怕……』

國俊伏在橋欄上，望着冰凍的河床。河睡在溫柔的雪下，一直伸到遠處的林中。他已竟像納着保險費的人，身體很是輕鬆了。他計算着怎湊夠二百五十元，大喘一口氣，不曉得這時的心情竟是悲酸的。

五

雖然雪昨天就停止了，天氣還是很沈悶。

黃國俊腳蹬爐沿，仰坐在椅裏，慢慢的吸着煙，眼是閉上了的，搖搖不定的心已經放下了，神情很自若。昨天白貫三從鎮上轉來，拏去一部分；尚有問拔貢校長借貸的一百，說是上午一早送來。現在十點了，他看着表，但是他已竟很安適了。待一百元過手，條件雖未免苛些，上面却繫着匡成一條性命。只要人在，錢算得什麼。

而且，現在他可以輕鬆而自由的想了。往日校長同劉鬍子怎樣向他暗示匡成不稱職，又怎樣發氣的說，學校不是結黨營私的黑窠子，現在他恍然大悟了。可是這都不算回事，只要匡成一出來，他可以以舊朋友兼救主的資格向他嘲笑：

「現在你該認識黃某某了罷。」

他立起來旋一個身，高興作一團。向外張望着，看老雜役將雪車出去。這事情打動了他，回憶起少年時掃雪的愉快（這是自成人後就沒幹過的了），他想，伸手去裝幾車雪倒也不惡。但是，那老雜役却不讓他做那雜役的事情，並且笑道：

「哈，哈，你幹不來的，黃老師，哈，哈，要不信……」

「試試看。」

他臉紅着，接過木掀，起先很有神氣，漸漸汗流出來了，也就懶散下來。

「洪老師的事情怎樣了，可有了模樣？真是，他來二年從不曾吵過我。多好的人，哪知……」

「唔，這就完了。」

國俊揩着汗。

「可不稀罕，哎……」老雜役向外瞅一眼，搖着這尙蓄着髮辮的頭，「就這樣的事情，哼，我年紀還不算老，可也見過一遭一了。去年——唔，有個徐老師，後來連屍首也不知哪裏去了。都正正經經來當先生，誰——不是要，唉，真不是要……怎麼樣，夠勁了罷，哈哈，哈哈！來讓我……」

「當老師只能當老師。」老雜役又說。

雜役雖然年老，掘起滿滿一木掀雪却毫不費事。

他沈默的立着，望着陰曇的天。

錢還沒有送來。

「唔，還要下呢。」

這話黃國俊不會聽明白。他凝視着剛露出一線青天，又被雪吞沒了。

『世間事的確難以逆料，』因為回憶過去的事，國俊觸動了感慨。他想，『要不
出這岔子，這會兒應該在家裏了罷。總算不錯，匡成馬上可以自由，雖然多賴白貫三
和校長爲力，也算完成了一件事，自己也就可以動身了。拔貢雖稍嫌世故，白貫三又
太流于卑俗，料不到却都還夠朋友，唔，還夠朋友！』

他摘一枝剛破蕊的梅花在手裏團弄着，讚嘆的點點頭，已不覺得兩個人的討
厭，想到下半年不再來而有幾分留連。

『人是不能只看相貌的，哎，不能！所謂「歲寒知松柏，」松柏……』
他在心底裏太息着。

老雜役放下雪車，坐在石條凳上，用勁吸着不大透剔的煙管，兩面頰巴子陷了
進去。他突然道：

『又抓了人呢。年光，唉……真不是過的，好好的……』
他嗆咳着了。

「哪兒？」

正在出神的國俊受了一驚。

雜役咳嗽一陣，一面揩眼淚，一面喘氣說：

「哪兒礦上。魚兒樣咧。剛才碰見一個礦上來的小子……三十多！聽說，唔，好像還害了人。」

國俊怔了一怔，隨即想起，倘見着匡成，確是一場再世的快樂，便踱了進去。
十二點了罷。

六

下午，風和雪又光臨礦谷。

黃國俊夢遊似的走着，忽而在山坡上，忽而又向着河走去，彷彿在莽原上，却不

知道要去的地方。風發狂的怒吼着，在林子裏吹響哨子，雪包圍着他。他困難的走着，像遭惡運的旅客，一下一下輕輕的踏下去，時常被風噎住。手脚漸漸麻痺，有無數蟻在上面行走似的，那不是冷，倒似異樣的熱。他的心和手脚一樣，有着難以說明的苦楚。

到什麼地方了呢，他聽見——

「……哎，我賭咒，全，唔，全爲着你；你沒良心得不到好死。你想……：……全是爲着你！」

這男子的聲音，很熟悉。

他望着，神情如久在漂泊的浪子，在瞻仰全都改觀的故里——這是匡成家門。霎時間他全明白了。血在他眼裏噴火，通體戰慄着，心猛撞着胸膈，血管裏充溢着獸性的憤怒，精力如流火一般，在全身各部奔馳。

——流氓忘八蛋養的！

他磨着牙，在不容迴避的關頭，是會將一切全置之度外的。他不再懷疑，彭把門踢開了。

「啊……老黃……」

白貫三却料不到外邊有一個人，且來得這樣湊巧。他一下被悶住了的抖着，驚怯的望着國俊兇殘的臉，失去了機智，失去了主意。

「他媽，糟這小子……」

他不能從容的想，已必須找應付的方法了。起初很慌張，但不能不自裝清白，強自鎮定。他放開喉嚨嚷着，簡直是呼救：

「喂！老黃，你的事情怎樣？」

孩子哭號着。女人躲在牆角下。

「大爺什麼都準備好了，來，拿罷！」

國俊奔上去，完全是一匹野獸，白貫三沿住牆邊溜，想逃。嚙語般咕囔着：

「你想怎樣，你想……」

已抖作一團，像有鷹在頭頂盤旋的兔子了。

「我想——哎，哎你兔崽子！」

「啊啲，啊啲……」

白賈三眼前一迷，臉上已重重着了兩拳。乘此機會却逃掉了，且叫嚷着：

「打人哪，打人哪！」

黃國俊奔出去，他已消失在林子裏，被風和雪捲去。

女人抽噎着。孩子預知大難將臨似的號哭……

現在他已能想起，這是千真萬確的；當他爲一百元貸款去找拔貢校長時節，一個年青人正要急急走過，在向礦上去的小路那裏，他看見國俊，一行走一行說：

「洪先生完賬了！」

「完賬！怎麼知道的？」

國俊一抖，直是一場荒唐夢。

『五個雞叫光景……』

風捲着，下半句他不曾聽明白，待要追問下去，那小夥子頭也不回，已急急轉過彎去了。

簡直是鐵汁澆在冰窖裏般可怕，一切都爲着突然的變化爆炸了。

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匡成完了。雖然他尙希望只是一場夢。現在完了，他不爲老同學惋惜，也不爲女人可憐，腦袋裏單只轉着『世事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脫氣般歪在椅上。頭旋轉着，旋轉着……

驟然間，屋子像退潮的港灣一樣，顯得空蕩蕩，但是很雜亂。椅子不曉得怎樣拆斷一隻腿，倒在地板上，還有壁上掛着的照像框子也打碎了，被褥又滾在地下。

孩子滾在桌下，乾哭着。

窒悶不知經過多麼長久，洪太太終於拭乾眼淚，抱起孩子貼在胸前。她喃喃道：

「事情是太兀突，也是應該的。」

黃國俊抬起面望着她，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明天，」她說，「我要將孩子送回家去。女人也不一定就永久是女人。」
外面大風雪仍在捲着。

七

警察所前院東廂房裏，火熊熊燃着，因為煤炭不出錢，大量往爐裏邊添。大約對于風雪恨極了，所以將屋子中的氣溫燒回到夏天去。這是一種原始的報復心理。屋裏擠滿了警丁，低聲咕咕些什麼。可是都喘着，且流着汗。

只有白賈三一個人躺在床上。他呻吟着，哼吸有聲，說是被打了。

「犯不着吃飯只是吃飯，自己幹的什麼？拿命當雞蛋玩，什麼想頭！」

一個上幾歲年紀的警察愜忿的說。却沒有人理他。他老是繃鎖着眉，有着短髭的嘴巴一動一動的。他對於什麼都覺得不平，他總愛說『犯不着』和誰剛鬥過氣的樣子。

白貫三翻起青腫的眼，覺得受辱了。可是要同老傢伙吵起來，別人定然又都站在他那一邊；況且，自己是什麼人？特務人員！還不就是表明較這些殺胚高着一等？況且，世間也沒有一個受重傷的還同別人吵架的道理。爲着自慰計，他的話拐一個彎：

『媽媽的也被，哼，也被揍——翻——兩個！』

那個矮胖的警長被招喚走了，他伸了伸舌頭。

也許真的被揍翻兩個，老警丁却不信。他不平的將吐沫吐在煙頭上，然後將牠扔在院裏。他走了。

白貫三挨打的事，所長絕對禁止向外哄傳，但這消息却極易傳佈：公司中人當作消閑資料；工人方面却視爲快舉，說：

「還只給他們一個榜樣咧。」

白貫三的遭打，就在他從黃國俊手下逃脫之後，經過那些礦工茅舍的途中，被幾個人圍起來。他並不怕，因為離他不遠就站着臨時戒備的崗位。哪知那警丁却止觀望着，並不上前救駕，等那站崗的放朝天槍時，他已被按在地上，只能呼號了。傷勢並不怎樣重，只不過左額角被石塊砸去一塊浮皮。可是報告書上却說：傷勢奇險，且連腿也捏造得不能行動了。

他唉聲嘆氣呻吟着，屋裏的人談着不相干的事，誰也不理他。而他呢，也不願同那些警丁交談。他們終是些下等人，雖然受了傷，上下的界限也打破不得。他合上眼，只好裝腔作勢了。可是還不耽誤往好的一面想：報告是呈過了的一——煤黑子要打警察所。至于結果怎樣，管他，多抓上幾個瞧罷。還有當時不曾帶「硬」的，否則定會揍掉幾條，這也寫了進去。自然，以後要請求公司發手槍了。幹這種行業腰裏不帶「硬」的還行？況且，況且又是爲職務受的傷，幾個卹金，幾個賞號……洋錢一恍，他

臉上浮起一絲得意的笑容。

「人呢，都死掉了嗎！像這樣填飽肚子溜圈，我不如養活狗！」

所長聽過警長的報告，真的動氣了。他咆哮着。儘管大雪發狂的滾，仍然立在天井裏，口沫堆在搖動着的嘴角，汗一個勁兒往下淌。

那矮胖的警長像一隻狗熊，萎頹的立在風雪下，勉強吶吶的說：

「在前面……」

「站隊！三十個留在門口警戒，二十開到公司！」

「是。不過，回所長，不過實在沒有那麼多。」

「人呢！」

「兩個出差到鎮上去了，四十個在井口守衛。」

警長能臨時湊上這個報告，太難得了。但他並不以這意外自幸，釘子還在後面

呢，他知道。

「早就說增添幾名，增添幾名，這……他媽拉巴子！」

所長揩着頭上的汗同雪水，踱進去。警長跟着他是派定在所長面前發抖的人。

「那——」所長燃上一枝香煙，「那只有到鎮上要一連兵來了。」

「恐怕，恐怕未必答應。出錢咱不幹，不出錢……況且……」

「況且，況且！」

所長將正吸的烟照準警長的臉擲去。他簡直變成了一匹野獸，且暴跳着——

「他奶奶的養那麼些雜種，全是豬，豬！我要養婊子了——」

「我看，」從裏間轉出一個穿洋服。

警長眯着眼，汗珠一直滾到頸巴，沒有吃耳光，真是僥倖。現在他可以喘一口氣了，有了救星了。

「所以不必着急，」那洋服很冷靜的說：「以在下看，兵也不用請，他們不來便罷，來，也不過是些冒失小子，拏，也不過棍棒之類，哪經得起洋槍！這是在下一點陋見，

你看，你看……」

他想笑。所長抓了抓頭皮，皺起眉來吟哦道：

『噲，這是「老總」的意思。好罷，這就站隊！』

一聲尖利的哨子，人從炕爐似的房裏奔出來，釘過鐵掌的鞋雜亂的響着，咒罵着天氣，在大風雪下打顫，啐着吐沫，嘴裏唏噓有聲，懶懶的捏着槍。隨後所長訓話，要大家聽候警長的命令，哨子一響，即開槍。前院三人留守，二十個在門口警備，五個埋伏後門，發生衝突就抄過去，餘下的歸所長統帥保護公司：一切全是安排妥的。

所長訓話畢，到公司去了，額上流着汗。隨後又是一陣騷擾，咒罵同鐵掌同咳嗽聲攪作一片，出去了。

整個的大屋子，像大出喪後的靈堂一樣，單牘下白貫三一個躺在床上。因爲心神不甯，加以發渴，他睡不過去。吆喝了兩聲，也不見人理。怕起來了。設或打將進來，當怎麼辦！可是一想：

「真是糊塗蛋，媽媽的！」

原來「打進來」只是自己的報告。況且真的打進來，也還有一雙腿，會有兔子跑的快，並非「不能行動」的。心裏非常得意了。他一包喜氣的想着，馬上就要到公司辦事了，那樣的辦公廳！馬上就有一架手槍用了，到那時……他已快活的跳下床來，找着一枝紙烟燃上。

——瞧咱姓白的罷，報復……那些兔崽子，哼，報復！

他想着，得意的恍着腦袋。什麼洪太太，什麼黃國俊，什麼煤黑子，全和他不相干。黃國俊從匡成家裏出來，是爲着找「正義」的。憑空抓了人，化過錢，又殺了人，他不甘心。在他想，世間應該還有一絲真理存在。他不曾顧慮到風雪時時將他捲去。當他走到往警察所轉彎的路口時，正義，他碰見了。

「抓呀，抓人哪……老天爺，看見的，阿彌陀佛……」

一個女人一行走，一行舞着手，嘶啞的喊着，風雪時常將她噤住。風幾乎捲去她

的風帽。她趕忙用手拉住。

這兒聚集着男和女，老頭同孩子，他們舞動着，咳嗽着，氣噎的叫嚷着，在風下流着鼻涕同淚。風雪在周圍狂號，發怒的要將他們吞沒。破襪的衣帽，雪附上去，開着燦爛的花。他們要什麼？他們並非要打警察所，他們要被捉去的兒子同丈夫。

孩子們因為冷抽咽着，號哭着。

『你，你，哭住！』

娘攔了孩子，口角還埋着吐沫。

孩子非但不停止，且哭得更有了勁。

雪扭轉着，打在衣上，帽沿，鑽進頭髮，塞進敞開着的領口。人在厚厚的雪上踹踏，一忽兒起了哄，跑來跑去，氣吁吁叫的些什麼。孩子躲在襖幅下打抖。

『殺人犯……走，要問犯了什麼罪過！走啊！』

娘兒們發狂的叫，且拍着手。

一個爛眼老頭子淌着鼻涕眼淚，雙手緊扯住短襖的前衿，不讓雪吹進去。雪水流在鬍子上，在那裏結成冰柱。他抖着，喃喃道：

『該有講理的地方的。可是，記事就這樣，我當孩子時……就這樣。可是，該，該有的。』

這襤褸的一羣在深可沒脛的雪中轉動着，各自說着自己的話，無須得到同意或諒解。

『不安分，』老太太說，『毛頭小子啊……要想上天咧！』

『就是裝烏龜，好罷，把頭塞進袴襠裏，不還是得死嗎！』

但一個女人却擰着鼻子，這樣說：

『人都不在，還講安安分分，安呀！』

『別擋路，讓俺過去……您是什麼心思？』

老婆子是頂講理的。

但是警察們笑着，並不理會，或者揮一揮手，示意讓他們走開。陣勢已列妥了。提着的槍，彈已挺進膛了。那個老警丁又低低的抱怨着：

「犯不上。這算什麼？唉——官差……」

而且看得見他是抖着的，經時的映着眼。他時時要抹一把淚。

「怕什麼，咱們要人。非交出人來不干休！」

「闖！」黃國俊大喊着，「打過去闖啊，怕什麼？」

一陣哄動之後，靜下來了。人向前移動，怯怯的，一步五寸光景。孩子一行抹淚，一行吸鼻子，往什麼地方去呢？他們不曉得，只是小豬般在後面尾隨。

警察們不再笑了，千鈞的重量在腦蓋上壓沈，一塊鉛墜子沈在心裏。

「不是一隻小雞啊，不是——」

老警丁仍然一個人咕咕，但那哨子，那哨子……

破檻的羣縮手縮脚的向前移動。世界在靜寂中可怕的戰慄着。沙沙沙……在

深厚的雪上。風雪狂燥的打旋。

老警丁覺得頭昏，彷彿被蓋在鏟裏，彷彿是在夢中，終于不自主的舉起槍，他抖着，不能照規矩放得恰抵住肩胛。這一刻，他的世界似乎全在風雪中捲着了。人的羣更近了，一聲尖銳的哨子，那哨子，那斷命的哨子！他不知道人家怎樣，但他自己却是擠上眼的了。

Tuon! tuon, tuon, tuon!

人的羣散開了，互相碰着，又發昏的捲在一起。除了孩子失聲的哭號，是靜的，像沈在大海裏般的靜。

卜卜卜……

怪！那兒來的衝鋒機關槍呢，卜卜卜……

Tuon, tuon, tuon……

四周一排一排的槍聲。人沒命的奔逃，把什麼都丟在後面，把腦袋也丟在後面，

把腿也丟在後面。

卜卜卜……

Tuoni

女人要攙陷落在雪裏的孩子，卜卜，跌下去了。

最前面的已竟從氣喘裏透出不明白的話聲，但一回頭，還聽見零落的槍響，便一口氣奔向自己窠穴。還有不少躲在相近的茅屋後，膽子頂小的便縮作一團，臉是蒼白的，張開大嘴呼吸着。稍膽大的就探出半個人頭，看見被傷的掙扎，叫喊，但一排槍又照準打來了，流彈蘇蘇！從左近飛過，只好慌張縮回來。

哨子又響了。警察們嘆了一口氣，千鈞重荷已竟卸却，持着鎗快快的走攏去。臉像天一樣陰霾，眼珠望人都發直了。剛才做了些什麼呢？沒有一個人知道，彷彿發過一場酒瘋罷了。

老警丁將槍往門口一丟，爬上床去。他不停的簌簌抖着，眼簾沈重得難以張開，

什麼也不說的睡了。

「官差……」他呢喃着，「犯不着，你想——唉……官差……」

「說什麼，老大？」

一位同事搖着他的肩膀。

「說什麼滾！」

他彷彿喝醉了酒，眼皮澀酸，頭臉燙熱。心裏却是冷的，他想安靜的睡一場大覺。他想起有一次捉住一個偷兒的事。

白貫三聽說復了仇，他並不怎樣高興，望一刻那報告消息的矮子警長，便翻身向裏。這一切全和他沒有關係，他只渴望着事情快快解決，他好進公司辦事。他重新裝腔作勢的哼唉有聲，不知怎的一幌，公司的辦工廳同殺人的慘劇複合在一起，將他的希望攪得顛三倒四的了。

至于黃國俊，是剛才還充滿着英氣的，但一回到學校，他也盡力往被窩裏鑽。好

像驟從雲端跌下來，覺得一切都是不可解的，雜亂的，而實際又只是一座漆暗的洞。他想着自己作了些什麼，又是怎樣過來的呢？這使人駭昏的事件。後來，他終于想起剛才殺過人，「向前闖」不正是他喊出來的嗎？他覺得他負着唆使的責任，而他却安然回來了。他自己羞愧着了。

「幹什麼不受一點傷呢？」他想。接着又在喉間叫着：「正義，正義在那裏？」他用被窩一層又一層的將頭裹起來，急咬牙關，大聲呻吟着。

風雪仍繼續捲着，吼着，要將世界吹進大海的樣子，不多一刻，風將零亂的腳迹掃平，雪輕輕的掩埋了血泊同屍骸，好像這裏自古太平無事。礦谷沈默着，空氣是氳氳的，悶得人透不過氣來。

往那裏去，礦谷？

啞歌

太陽懶懶的躺在鎮梢。榆和柳的葉，由鵝黃而油青，現在是褐暈，馬糞的顏色。

——又是一年了……

這麽想，騷擾着心的——

『一二三四……』

還有嚙啞的歌聲。不慣也不懂的聲音，一直刺進心窠。一年二年，已經慣了。所謂慣了，就是不再被刺得心痛，那大日本帝國兒郎的軍歌，嚙啞的歌。

那大叔每天傍晚跑到鎮的盡頭，望着伏在西北的一帶遠山，凝視那有車馬揚起塵土的地方。山在蒼然的霧裏，雲塗住了，又慢慢的鑽出尖頂。

——幹麼一個也不鑽出，小夥子！

車馬揚起的烟消失了，沒在霧色裏；邢大叔的期望消失了，散在霧色裏。心一天往下洗，頭也不輕易抬。一個月，二個月……一年，二年，在心裏數着日子——回來了。

『哎。邢大叔……』

立在前面的，是緊隣關家二嫂。哭喪着臉，口沫掛在嘴角上，唇搖動着，顯然，她又和誰爭論過。

『仲秋節啦，又——』

她看着自己的脚尖。

屠戶老三，忙着用刀劈肉，很有分寸的，一塊下來了，毫厘不差。

『瞧罷，這手兒，有——』

小販關癩子向四周瞭了一眼，放心的啐口沫。要吐出二年來悶在肚裏的氣憤。『要是毛子肉，』一個人將秤準的肉揚起，『加上調和，多麼好，該——』

「呃嘿，仲秋節——」

關家二嫂故意響咳了聲，嘴蹙到頸窠裏。隨後拿袖口揩去口沫。

「黑軍裝」來了！

戴頂毡帽，——不用瞧臉子，那帽子就是一個記號，深刻在人心裏。——帽盔冲着天，像西洋建築樓閣的頂。那人刁一枝香烟，兩個膀尖一聳一抑，走路老像一個醉漢，那麼歪呀歪的。人的眼望過去，都寒蟬的噤住了。

「咳嗽有好的，瓶兒會塞進剪刀裏。瞧你那股浪勁足咧！」

他站在肉店門口，斜眼瞟關家二嫂。女人紅了臉，啐一口，拔起脚就往回裏跑，肚子裏罵道：

——八代嬌姐養的，有你那一天狗撕吃！

「孩子嚇掉了呢！哈哈……」黑軍裝用鼻音，「夜裏事，清天白日怕甚麼？」

「老五嗎，你好節在咱這塊兒過？」

老三仰了仰頭，仍低下去，一心的劈着肉。

「平白幹麼吃你的！」

「黑軍裝」輕蔑的眇一眼，啐口痰，朝着關家二嫂跑的方向走了。屠戶喘口大氣，帶起劈刀朝着那叫老五的背影做着手勢。在位的人都哈哈笑。

關癩子響亮的啐了一口：

「臊個姥姥的……第一個！」

「嘻！打倒東×鬼，活捉漢奸胚！瞧着罷，只要山那面的一來，打倒××鬼，活拿……怕是舅子！」

屠戶拿刀做勢，宰豬那麼一揚一擺。大家都伸了伸舌，現出活氣來了。

「哎……要來過節啦！」

「那自然！」

老三將刀片放進肉裏，肯定的說。

一匹自由的鳥，在每個人心裏鼓翅……穿着雜色的衣服，持着各種不同的槍，說的是什錦土話，高聲笑着，在街上蕩。人喝得醉醺的，像去年那樣。他們是襤褸，貧困，髑髏……却是自己的兒郎。沒有帶來的肉和金，人並不希圖，只要有銅一樣的歌聲代替那囉啞的，世界已經夠富庶了。馬噴着鼻子。高興得拍着別人的肩膀，讓歌聲，銅一樣的歌聲儘管高高——高到聽不見，眼淚流出來。自己的兒郎，在希望的網上……

雜貨舖的李掌櫃，一直立着，沒有動；縐緊稀眉毛。實在他的生意太清淡了。有的逃了，向着那不知名的遠方；有的死絕了，小夥子當了義勇軍；這等人家，生意自然沒得做；別的人家平空少却幾家親眷，也就連同少做幾斤月餅的賣買。歸根，去年不如前年，今年又復不如去年。雖然去年哥兒們回來過節，曾捐幾十斤月餅和兩罇酒，今年卻要更多的孝敬大××帝國的兒郎了。他看着老三的生意，心裏有幾分不自在，許是自己太閒着沒事做了。想：『他幹的着！』但他卻忿憤的說：

『過節，巴望的罷，早打散的個蛋咧！』

心裏烏兒的翼垂下來了。大家望着他，肚子裏咒怨着：

——烏老鴉！

說不出話。

希望的芽，即令受了摧挫，依然執扭的幻想着，一直把幻想構成確鑿的事實——在心裏，一任其長上去的。懷着隱密而孤獨，忍辱而耐苦的心，眼無力的落在修長的影子上，盯着留落在腳邊的陽光。

鎮梢送來嚙啞的歌……

曠野嘆息的馳着。餓狼由山裏衝下來，在死的土地上徜徉。林中吹送着腐爛的氣味。嚙啞的歌聲滲着酒醉，在夕陽裏顫抖。

微氳裏，流過了日子。流逝了——今日是血和淚和呻喚。

人在荒原上，陷入狼的羣，抖着，呻吟着，懷着遠祖傳下來耐苦的心。時光帶着懸

惱的心爬過去了，黑的眼漸漸變作死魚樣灰澹。

——明天，明天就是咱們的日子！

巴望着，低語着。

仲秋節第一隻白鳥似的來了。

第一個節期，鎮上吵嚷着，爭論着，啐着口沫，度過了。帶來了××毛子，殺了人，貼了告示。自己的小夥子乘黑夜闖進來了，殺了殺人的，趕掉了××毛子，洗換了發酸臭的衣裝。隨後不久，機關槍的嘩嘩又將他們驅逐，到山裏去了。來了「關東軍」，兇酒，又殺了人。第二個節期來了，小夥子們也跳撞着來了，殺了「黑軍裝」，宰了「毛子」，醉醺醺的在小巷裏扳弄着槍機，唱着銅樣的小曲，說是要打「毛子」，開出去了。沒有再回來。一個月，兩個月，××毛子來了，鎮長也跟着來了，殺了人，帶來了噬啞的歌，賜與了皮鞭和呻吟……

「一定！去年沒放炮呀，鳥子樣的，有神助哩！我記得！」

關家二嫂老說着肯定的話，義勇軍裏有他的丈夫——願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保佑，阿彌陀佛，那壯年的漢子。

然而人一天天的稀少，年青人千行百里找尋義勇軍的脚印，有人逃向不可知的遠方。黑的土地上，不再生長茁壯的大豆，玉蜀黍，麥……却代以蠻橫的莠草，漸漸和人的心一樣，荒蕪了。土地要死去。

『這是光景呀！』邢大叔擊下銜着的烟袋，搖搖頭，『飛機，大炮，火車都見過，一世地裏弄拆了……』用拳頭錘着脊梁。

關家二嫂看着自己翹起的脚尖兒——

『好歹有了小夥子……』

『只是少娶一房親』

邢大嬸遺憾的看着丈夫，用袖口揩着眼。

『滿打算——挽住鬍子喝蜜，料不到……』邢大叔又搖着一天天抬不起的

頭，『料不到要入土的人，會——當亡國奴！』

兩條淚滾到他臉上，說到「亡國奴」的時候，又彷彿誰在他的心上拉一把。

亡國奴！任誰聽了都像咀一把蠅子。但聽慣了，也和先生差不了許多。這當口在屠戶老三耳朵裏却有幾分新鮮，因為明天就——

『會來的！別說喪氣話，像去年一樣……一股腦這把人，只消二三十，臊他那毛子祖宗，怕他不喊爺！』

人很快的老了，在嚙啞的歌聲裏。

『只要小娃能回來，阿彌陀佛，整香整祭……』

『瞧，那還不是要……』

關家二嫂望着丈夫，恨着黑軍裝。

在嚙啞的歌聲裏，人重復又年青了。懷着耐苦的心。

×支兩國當軸正準備着親善的對策，大××帝國，「關東軍」司令官的佈告

貼出來了——

不准放鞭炮！

「看哪，拉屎也不准了！」

關癩子高高揚起一隻手，嚷：

「你狗雜種養的！你……」

一個耳咯子劈在臉上，跟着第二個……

他被拉去了。罰了，二十隻花邊。拿不出。一個小販，連肉帶骨一股腦也不值，除了他有二十隻洋的夢！拿去罷？不要，却折扣作二百鞭，四十天獄刑。孩子們扯了布告，罰了。

黑軍裝在小巷裏鑽，鬼鬼祟祟數着門牌，大××帝國的兒郎們，巡邏着，踏響皮靴，上了刺刀的槍向孩子的肚皮，大人的咽喉做着樣，哈哈的哄笑，唱着囁啞的歌。

鎮長搖幌着，闖入被罰者的家，走入沒有小夥子的家，被屠殺過的家，寡婦一樣。
關家二嫂的家，後邊跟着「燒雞腿」，跟着黑軍裝斜肩胛，嚷着，罵着，啐着口沫，馬鞭抽在人的臉上，懷着耐苦的心的臉上，要——犒勞品！

土地荒蕪了，屋子是空的。

於是打破盆罐，翻箱眩箒，甚麼都沒有，除了承受一切的耐苦的心。

『哈，你有刀呀！這樣的刀呀……造反咧！』

罵着，鞭撻了人，帶走了。

女人哭着，噴着白沫；孩子趕着娘，嗚咽着。

雜貨店的李家掌櫃流着淚，今年生意壞，然而今天生意快——

『全數，全數，犒賞他媽列個賞啦！全數……』

月餅；還有估賸下的酒。

屠戶老三挨家跑着，跳着，嘴裏噴着沫：

「一口豬啊，囫圇一整口！做生意我能做幾個，就像今年」
被帶走了。

「在你那兒過節，記得嗎，狗養的？這就叫到你那兒過節！」

黑軍裝啐他臉上，唾沫咕蛆似的往下流。寫了「願書」——

「屠戶林三有感於大××帝國「關東軍」××中隊……保護地方，惠加人

民……自願再捐豬一口……」

但是受了唾罵，挨了鞭撻。

「放到那塊兒的，那是？」

邢大叔看見妻將肉細心的放進鍋，拏下咀着的旱烟管，向屋外瞟了一眼。低聲

說。

「噲，」邢大嬸叭嘴，老臉上浮起悽然的笑，「茅子！」

會意的笑着，因為夜裏都夢見小娃子回來了，搵着槍，騎下噴着鼻子的馬。還有

年青的陌生者。

人是挨家的被鞭撻，斥罵和責罰，然而懷着那幾乎是黑色的耐苦的心。一道夜裏的光橫在前面：

「節總要來過罷。那時……瞧着罷。節總要來過的！」

仲秋節。夜趕來了，沒有月亮。

「這該是多好的夜——」

懷着隱密而孤獨，忍辱而耐苦的心，喘着，癱攣着，戰慄着，一直到心尖。夜喘着，癱攣着……榆和柳的葉嘖嘖不休。

人坐不下，凳好像熱鐵砧，只好來往的走。將湧到喉結的痰壓下去，怕驚跑了甚麼。瞪着眼，山兔那麼的豎起耳朵——雖然夜已經夠涼的了，脊梁却依然有汗潮。

月躲起來了，星逃散在雲裏，老天爺沒睜眼。嬾嬾們拜下去又拜下去，禱告了再

禱告。

『留在天邊！吃河水忘井水的……什麼時候是個盡休啊……』

鄰居關家二嫂，叩響頭，聲音顫抖着。

邢大叔看見邢大嬸拜下去，裝上第四袋煙：

『拉倒罷，來，不拜也會來的；不來，拜也無用。又沒給他準備酒肉……活，活該下

地獄！』

話有幾分不暢朗，聲音像落在曠野裏。其實他心裏却正想着：『再試試看。』

『到底什麼時候能修到河那岸兒呢！』邢大嬸伏在地下嗚咽着，『這，這日子

……』

——銅一樣的小曲啾，噴着鼻的馬……

月，愿過了，默默的。嬾嬾們咕嚕着，彷彿一生中最後的話。跨下噴着鼻子，腿和臍

下擁着泡沫的馬，不停的扳弄槍機，唱猥褻的歌曲的小夥子都沒有哈一聲。

大××帝國的兒郎因爲多量的犒賞，泥醉了，在街坊上隨意敲打着破毀的門，喧嚷些聽不懂的話。笑着又走過去，唱着啞嚥的歌——

「喔，喔——喔，喔——喔……」像割斷喉嚨的雞。

餓狼衝下山，在死的原上嗥嘯。

「誰呀？」邢大嬸翹起頭，膽怯的問。

「我。」這聲音很熟稔，是邢大叔。「該是還沒睡着？」

「這會子還起來，看你能，孩子樣的！」邢大嬸躺下去。隨後又想起關家二嫂的話，不禁吱咕着，「吃河水忘井水……聽說兩下又和好了，阿彌陀佛，不知扔咱哪塊兒！」

邢大叔睡不過去，撐着兩隻還算好的耳朵聽。他聽見了，分明是兩響槍聲，心別別的跳着，長了翅膀！隱密而耐苦的心，前面橫着自由的白鳥。淚淌出來，他立在院裏。狗仔嗥嘯的吠，不像昔年的輕快。甚麼動定也沒有。榆和柳的葉唼唼嘖不休。

天已睜開灰澹的眼，有風，月在高處顫抖，伴奏着遠處嚙啞的歌聲……

過嶺記

上

一行三個人，勉強打過尖，頂年青的小茨兒就唱道：『走啊！』說着立起身來，彈一個腿，兩臂伸出去，几里克兵亂響。他約摸不到二十歲，嘴上還未脫盡黃灰汗毛，口角常是蘊着笑，看去是一個心頭毫無牽掛的人。他赤脊梁，背皮被晒成醬滷色，大顆汗珠子源源下流，像一塊未經開關的生地。他身體足比得上一頭小犢雄壯，且充溢着無限野性。又用白毛巾纏住頸項，在胸前打了一個結，自有一番樣子。

日脚剛偏西，正是遍山流火時分，雖然不時有風從巖壁下吹來，草棚下却無一絲涼意，熱得來像蒸籠。那隻長癩瘡的狗蜷伏在石桌腳下，拖出舌條喘得像一隻風

箱。可是蒼蠅不讓牠安然納涼，大模大樣釘在脫毛的潰爛處，且哼出羣舞曲，弄得小
狗還沒喘過氣來，就又不叫不嚷。小狗很生氣，忙着用嘴咬，用爪抓，却不見一點效。
蒼蠅見對手奈何不得自己，似乎更高興了，一面高聲嘲笑，一面毫無情義的撲下去。
實在太蠻橫了，小狗不得已，「莊」的叫一聲，一氣溜到大路中心。牠怒餓很盛，總該
差不多沒發瘋罷，迎着毒日抖起毛來。喉間發出怪聲。

大概畜性也曉得自量的，牠懂得「以毒攻毒」受屈的將是自己。在惡毒的陽
光下立了片刻，總是想起那件毛頭已脫落得不成樣的皮袍，縱然曬也無濟於事，所
以仍悻悻然踱回原處躺着。蒼蠅仍唱着釘着，牠繼續發牠的怒。倘若是人，那又兩樣。
譬如那位店家，對於熱和蒼蠅所持的態度與他的尊狗就顯然不同。因為再沒有別
的客人要張羅，爐灶早清楚了，瞌睡蟲是誰都有的，他也好打一次盹。他是坐在另一
條石凳上，光脊梁倚住草棚柱子，一隻脚也登在石凳上，雙手攀住膝蓋，頭在兩臂之
間漸漸低下去。等到低得約摸夠分寸了，再猛一下抬起來，少血色的臉上一條一條

明漾漾的，那是汗的河床。涎液沾在大腿上拖得長長的，頭自然又低下去了。蠅子並非因爲他睡着不敢上前打攪，乃是店家擎着一把粗紙扇，在睡夢中還不停的搖着，扇又是浸過生桐油的，所以摺動嘩拉嘩拉直響，嚇得蠅子不敢大模大樣下去釘。

山中的蠅子似乎也要老實些。

同行的退伍軍人吸着竹根烟袋，望着店家的睡相正覺得津津有味。倘是同棚子弟兄，真想趁店家仰起頭的時節，將煙油填進他鼻筒裏去了。

『走哇。』小茨兒又催促了。

『上哪塊走，你老鄉！』

老總吹去煙灰，向年青人望着，露出譏諷又同情的笑。他只管措去胸前那些汗匯成的蚯蚓，沒有要走的意思。他端起有鉢般大的白磁碗喝一口。水太熱，遂急忙吐出。

『你家裏有什麼人？』他向小茨兒笑着。

「什麼人？」小茨兒却不得不思量一番。「我爹一個……還有——」
「還你做飯的，哈哈，對不對？」退伍老總怪聲怪氣大笑。

「唔。」小茨兒臉紅了，

「看你是個小雞。娶鴨窠不久就出門了，對不對？」他像看「麻衣相」的，儘端相小茨兒。

小茨兒羞得只是出大汗，弄得他臉上，沒有鬚子的嘴上，沒一處不濕淋淋，像剛從暴雨裏逃出來。

「那慌什麼！」老總打着火，「反正不會背着偷人家一個小孩來哈哈！」
他又怪聲怪氣笑着。小茨兒知道逗着他玩，望着流火的山頭，只裝莫聽見。不料

却把店家好夢驚溜了。

● 做飯的——此處指小茨兒的老婆。

「別急慌，客倌，水喝足不虧。」

店家用木勺添上水來。雖然只是山中茅店，口氣倒還似「安寓客商」的打雜客來張羅，客去囑咐。我覺得很是感動。許多說部彷彿都描寫過「店家」，大抵屬謠詐奸獍兇狠惡霸一流人物，很少有寫得好的。爲什麼店家都在小說裏開「黑店」呢？沒有人考究過，至今還是謎語。然而這謎語的解答是「謊」。記得有次落腳一個同樣的店裏，遭逢淫雨，白住了三天，店主不單沒有逼我賣「黃標馬」，臨走也還不忘一番叮嚀。幾句話的人情固然不值什麼，但較之劫去客人行囊，甚至殺却，總好多了。倘若當時真有一匹黃標馬，或秦二爺住進去，也許那店家就變得謊詐兇悍也未可知。然而我却感激開在山中的野店主人。

店家拏起另一支竹根煙袋，無精打彩仍坐在原來的石凳上，慢慢吃着生菸草。小茨兒懶散散重坐下去；無事可做便覺無聊，他也照樣拏起煙袋來吸。他本不會吸煙，還不到兩口就嗆咳了。這樣熱天氣，靜坐已經喘不過氣來，吸着烟簡直是吞火。他

不得已又將煙袋放下。他解下頸項上的毛巾，在胸前，背後，臉上，脅下揩抹，又當作扇子搨風。可是搨起風也充滿烟火氣。

「好熱，好熱！」他連連叫着，又轉向店家道：「往年都這樣嗎？」

「不；有一年這條道整整二十多沒人走。你看前面那條嶺，」店家指點着，「那叫做蜈蚣嶺。說是王母娘娘收下的蜈蚣精，到現在毒氣不盡，人到上面去還要頭昏。客倌你是遠路人……上面冬夏都有死人往下抬。年青人還沒有甚麼，上年紀的走不得！此地有句俗話，「爬過蜈蚣嶺，喝乾條旱井。」常走這條道的都知道。」

店家吸完這袋煙，又照例說「客人須知」

「蜈蚣嶺上下三十里，四百八十單八盤。早晚一站路。」

三個人不約相互望一眼。

● 旱井——山中苦水，每就地下鑿一類井的土窖，蓄雨水供冬春兩季飲用。

所說三個人者，小茨兒，退伍軍人和我。三個人職業，籍貫概不相同，品貌各異。小茨兒是一個長工，去年被大水沖出來，現在聽說水退了，正要趕回家去。退伍軍人乃一十年老兵，也各懷心情不同。本來是毫不相關的三人，理應各走各路，像天上繁星一樣不該碰頭的。可是天下事總是「不巧不成書」罷，只因昨晚同在一家過路店歇腳，清晨自然又一道起程。對於跋涉者，路是可惱的路，脚下儘是三稜尖石；行長脚山中的人，才知道石頭的可怕。一條嶺套着一個嶺，前面仰着，彷彿後面又攤上來，繼續二日以後，不由你懷疑未曾前走，且會憂慮到山脈伸展着，永生也不會走出去了。山裏空氣也有石頭味，寂寞壓在頭上，漸漸加重，只管加重，弄得旅客苦不可言。惟其單身人，尋人搭伴也愈成爲必要了。

退伍軍人一臉憂鬱氣象，却愛開玩笑。小茨兒天性快樂，在這樣可怕的路上，仍三步一跳，口中隨意唱着他家鄉的小曲。其中有一枝道是：

「月牙彎又彎，

照奴晒衣桿。

等郎，等郎不來，

空負好花，好花當夜殘。」

退伍軍人與致來時，也要接唱「自從小哥哥你當兵，」谿谷間蕩漾着淒清的歌聲，行客得以暫時忘懷苦楚，脚下憑空生出不少力氣。

大家飲滿一肚皮水，浸濕手巾罩在頭上，別過店家，小茨兒噴一口水在癩狗身上作爲告別禮。店家應例唱道：「路上安好。」客倌已負行裝在太陽下走去。脚步在三尖石上沙拉沙拉響着。是單調的聲音。這聲音以空曠，虛幻摧人想再倒頭睡下。

「後晌，明天一早這禍蛋子（的山）就走完了。」小茨兒望着前面，漠里漠糊的說。他語氣異常懶散，一身野性不知那裏去了。

「唱啊，小茨兒。」退伍軍人撩起衣角在臉上抹了一把，慫恿着。

小茨兒低下頭，望着那些刺眼的三尖石，咳嗽一聲唱道：「正月裏來是新春：

……他停下來了，人熱得喘不過氣來。他搖搖頭：「我的娘，好熱，好熱！」

老總想打趣他兩句，但一張嘴，就又嚥下去。

大家不說話。一步挨一步，一雙腿拖着般前進，連要舉步的事都要忘了，這條路幾時才能走盡，行客是一點也不知道，但覺得永也走不完的樣子。雖然只是一個小包裹在背上，馱着嫌費事。倘若包裹能馱人，世界總還像世界：我想，當時三個人都會這樣打算。然而行李不單不會載人，反倒像活的怪物，也許是傳說中的纏人鬼罷，它伏在肩頭只是壓着，一陣沉一陣的壓着。隔不幾分鐘就得給它調換位置：轉到另一個肩上。若不然，那被壓的地方就出滿痲子。頭上手巾早已乾了，汗却旺得很，發氣般往外直淌，竟公然流進眼裏。小茨兒張張嘴，舌頭像一片枯葉，慢些沒發出沙沙聲。

轉一個彎，豁谷盡處就是蜈蚣嶺腳下了，却不見一棵樹影。退伍軍人扔下行李，

長喘一口氣，就近檢一塊大石坐下。

『我忒個娘！好乖乖，好乖乖！』

還沒有坐定，又不禁喊着跳起來。他抹着屁股，生怕皮已竟貼在石頭上。小茨兒只哈哈笑了半聲，突然不知被甚麼噎住了。咳嗽着想吐口沫，好久終歸枉然。嘴是乾的，像要噴出烟和火來。

『有水嗎——近邊？』他說。向四外望去，峽谷裏甚麼也沒有，除了縱橫亂躺從嶺巔滾下的崩石。是細草也不生的地帶！

這裏離剛才歇腳的山店約有三里遠近，望上去蜈蚣嶺高可摩天，路轉折盤旋上去，所謂『四百八十單八』大概即指轉折的次數。山雖然上下三十里，却怎樣也找不到一株矮樹納涼。三兩片殘雲貼在天心，令人想起天上也是這般荒蕪。沒有一隻鳥敢飛。太陽散佈下毒焰，雖然山還頑強，石塊會不會化作岩漿呢，誰能知道？耳邊一種細微的聲音響着，彷彿由千里外傳來，不過我疑心是從洪荒時代留下來的，亘

古不變要寂寞中才有的騷音。人是這麼渺小，被荒荒白光壓縮了。縱然是白天，然而世界上還有甚麼更可怕的東西呢，較之不知何時方始入夜的永晝！

『媽個×，天下有這樣地方，它是鬼門關！』老總喘着，他又試着想坐下去。

『怎麼辦？』

一邊是還鄉路，一邊是山店，小茨兒失了主意。我慫恿道：『走哇！』有些像開玩笑。

真的走起來，確不大夠味道。現在是要往上走了，彎着腰，還得留神脚下。腿像兩條木拐，非但不願走路，反倒只顧抖擻。太陽是把大熨斗，單就臉皮烙燙。鼻嘴噴出火來，氣味似硫磺烟。汗也漸漸只有很少流出來。

『血！』

小茨兒喘出這個字，大家又在一座山神廟傍停下。果然有一灘血。早乾在石窪裏的，被太陽暴成黑色。誰也無心過問這血的來因。倘若這時有新鮮的血液，也許會

當作清水飲下去的罷。向上望望，是蜿蜒崎嶇的路；下面是鎖着連山的荒烟，山嶺在火焰裏浮動。小茨兒繞山神廟轉了一個圈子，恨廟門開得太小了，僅能鑽進半個頭去。裏邊有狗洞大小，只能供山神夫婦和他們的虎豹，人是無從插足的。小茨兒頭搖搖，臉和唇都白了。大家互相交換一次眼神，默然沿原路翻下山去。

店家同情中含有幾分嘲笑的歡迎我們。退伍軍人先喝下兩碗冷水。

「啊呀，鬼不過的蜈蚣嶺！」他喊叫着臥倒在石凳上。

原來我們轉回身的所在，店家說：「噲，那呀，前兒毀了一個人。」說時臉上泰然，並不以為真的殺掉一條生命的樣子。

小茨兒天真的伸出舌頭，好久楞着，將滿手起的水泡都忘記挑了。

下

縱然是乾燥的夏天，山中也瀰漫着霧，烟絲般徐徐捲舒，任意撲上頭來或投入懷抱。因爲打算在悶熱之前趕過蜈蚣嶺去，起程很早，店家公鷄還只唱過頭遍，彷彿在背後向跋涉者道『一路平安』呢。

風很溫暖，善意的拂過眉梢，吹去一宵宿悶，大似春天。像怕驚落好夢，起先三個暗影還逡自默默走着。大約終竟這樣不是事，小茨兒刷了刷嗓子，自唱起來了：

『兩行楊柳一行隄，

開運河，就是那隋煬帝。

野鷗打地打也不去。

桃花開在二月底。

『……………』

歌很長，一層疊一層，待要完時，又湧出新的花樣，所以曲中怨女一直到半山哀苦才訴說完了。我曾聽過不少歌曲，不管歌裏主人公是那一流人物，不管寫着快樂或不快樂的心情，却一模一樣，是悲哀的，間或也縈結作憂鬱，而血氣正旺的青年人也就愛唱，可就怪了。一面聽小茨兒唱，一面想：同道德、習俗，一國的統治是不是有關係呢？我說不出甚麼，只愿默着，聽那曲子自己煞尾。但我相信後代人會有圓滿解答的，也許竟然是小茨兒他自己的。

「你鈞上過幾個姑娘，小茨兒？」退伍軍人感動的說，「要就是那曲子裏的娃娃，一頭鑽進懷裏，你連老婆也敢不要了。」

小茨兒聳了聳肩膀，將下墜的包裹送上去。他低下頭溫柔的笑着，並不回答退伍軍人。他臉上滿是稚氣，閃着甯馨的光。他像浸在晨光中的小樹，肥厚的葉枝上凝聚着露珠，在和悅而璀璨的氣象中顫抖，發出醉人的呢喃聲。社會摧殘着人類的天

性將每個靈魂都壓成扁平。很少例外。然而小茨兒尚未被晦氣蟲蝕，他還是一個孩子，一個英雄，倘然說他是匹小犢，那就更確當些。他是生根在污泥裏的，却像一棵大蔥的長起來了。世間有不少埋在糖果和奶瓶堆裏的少爺，我見過，但我只看見他們被糖果奶瓶埋沒；像小茨兒這樣的小子——只好這樣稱呼他了——倒是初次發見，已足夠令人驚倒了。他是生活在童話的世界裏，起初這樣想，然而錯了。他是創造着童話世界給我們看寬闊的路是在他前面展開着，他腦子裏一定充滿了完好的夢境罷。但愿他不會碰上絕崖。

這時他沉浸在回憶裏。

『唉……』小茨兒吹口氣，話就轉彎了，『不會有歹人罷！』

他向下面望着，已竟越過那山神廟好遠了。他記起昨天店家的話。

『怕什麼？想你是大財主嗎！』

老總檢一個石子扔下壑去。

「大財主你說的倒比唱的還好聽。」

「那還怕？我看你不是老實傢伙，小茨兒，你說你發多大一筆財？」

「多大一筆財呀，小妹妹的，一攏共十塊老袁！」

「就那還是一棵烟不捨得吸，省下來的。」

小茨兒不說話了。他踢一塊石滾下山去。

「說正經話，你呢？」小茨兒拍着退伍軍人的行李。

「都澆在袴襠裏了。」

「澆在……」小茨兒不懂。思索一番，他終於大笑了，「哈哈……」

老總想起昨天還贖下兩支烟——因為留着過這上下二十里的蜈蚣嶺，才熬着，沒敢消耗了。一個下午都討店家生菸葉的便宜。他點一支沾在唇上，向左首瞟去：天已竟早亮了。

「唱啊，小茨兒。十年不當兵，當兵沒營生……」捏緊嗓子先起了個頭，據退伍

軍人說這是「拋玉引磚」。

小茨兒却不唱。他向上望去，山頂縈着霧，映出一片紅暈；日腳伸上來了。他反手托着包裹下尾，大喊一聲：『跑啊，看誰先到頂，爺兒們。』向上衝去了。

曉風將多天來的泥汗身子吹了個利落，丟在背後和等在前面的苦行也忘記了。一個早晨大家都很快。到得山頂，清風正急。鳥揀中這一日中最適意的時間，啾啾鳴着飛過山去。原來太陽身披紅羽袍，才剛露出半個臉來，在遠山後面，在霧靄後面。退伍老副爺打起嚨哨，四山回了他聲吶喊，那驚怖的聲音滑跌下去，好久在豁谷間滾動，就如同有一萬匹馬沙沙馳過。他癡笑一陣，肩膀一斜，行李溜在地下。他挑戰般趨前一步，拍着胸膛叫道：『你媽的！』等他得到滿意的答覆，才同山一起笑了。

『奶奶這怪東西……怪石頭！』

他點着頭，感動了。

『喂，你們瞧！』

小茨兒孩子氣的叫着。順着他指點的方向望去，兩片奇巧雲正從太陽上面遊過，前面是騎士和他的馬，看樣子是拚命兼程前進的，下面的荒烟自然是揚起的塵沙了。一隻蒼赭色的鷹在後邊追趕。

那怕已是山行第五天，嶺巒還是連綿伸展開去，沒有完的樣子，不過最後的難關——蜈蚣嶺這就過了，下去儘是崗坡及一些並不陡的嶺，計算路程，晚上就可以歇脚在平原。大家分散也就在下邊站頭。

退伍老副爺坐在石板上吸烟，小茨兒向着鄉路眺望，未必會想起這小小的散場。

這嶺上是一帶平埠，却沒有一絲土的氣息，盡是天然的青石板，艸也無從落根。石窪裏有宿年的尿泊，醬滷色的水中有穀艸節浸着，腥臊在風中飄散。大約是馱子留下的遺迹。因爲如此高的山，載重的畜牲往往夜深尙趕不下去，即使過宿是常有的事。

『越想越不開竅，你說……趕回去做什麼呢？』

退伍軍人抬起頭，他悵鬱的望着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他憂愁，難過，憤恨，他咒詛這世界。他家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長女已經該出嫁了，他却無半畝土地。十年中他回過三次家，每次都丟下一個孩子在女人肚子裏，他有這手好本領，然而却是個笨不過的脚色。他納悶時會擎着烟出氣，却又無時不在納悶。他不愛多說話，但願小茨兒給唱曲子遣悶。只恨煩累太重了，愈是想擺脫，愈牢牢在心頭抓住，曲子也無用。現在他以十年的老副爺資格還鄉了，還能作甚麼呢。他的路太窄了！

小茨兒却不然，他漫然吹着口哨，正陶醉在山景裏。霧已經慢慢消散，有的墜下谷底去了。遠遠小屋頂上冒出炊烟，在空中飄飄，捲舒，不見了，新的青色的烟又昇上來。小山坡上有白點蠕動，大致是羊了。這一切都煊染着橙色，沐浴在澄澈甯靜的大氣裏。天空有絳色的雲滑過。

『叮咚，叮咚，得弄，叮咚……』早行的馱子已竟駛上來了。蹄腳藁藁敲着石面，

貨載在背架上搖擺着，像不穩妥的船隻。馱戶甩響鞭，手法純熟，鞭梢一聲聲爆炸，從不脫空。刁着大烟袋的嘴發出「Lion—Lion」聲，大約是御者的口號。異鄉人不知詳情。但那粗烟管却很耐人尋味，牠約有七八寸長短，頂端鑲着白銅煙鍋，抵得上小酒杯那們大，是件富有原始英雄氣味的傢伙。大概因為從早到晚走着單調的路罷，煙鍋裏幾乎整天冒起烟的。在藁藁聲和叮咚聲裏，甩響着鞭的漢子裹着白頭巾，肩上披着一條粗褡褳，嘴角銜着大早烟袋，青色的烟在腦後飄散。生菸艸香味一直送到過路人的鼻子裏，另有一番風趣。自然也只是傍觀者覺得，真的馱戶是決不會想到這些的。

大家招呼一聲，天已不早。是下去的時候了。小茨兒懶懶措起行李，有再少停一刻的意思。其實任誰也會被自然迷上的，那怕馱子也能。但一想起到站頭的十多里下坡路，終于也不得已走了。

降下谿谷，潦艸打過早尖，太陽又開始發脾氣了；對於跋涉者是一個大大的威

脅一想起昨天被逼不得不重新轉回去的事，三個人都不免有些怕。好在殺人的蜈蚣嶺已落在後面，不致再跳出來當路。然而還是沒有即刻就登程的意思；大家彷彿怕着什麼，又懷戀着什麼。望望前面，正是岔路口。路有兩條，一向南，一向左首荒嶺，原來這裏就分手了。

「走啊。」退伍軍人吸着煙，懶懶的說，已經好幾次了，都沒有應聲站起。

一陣風過，柴棚外柳梢發出絲絲的響聲。店家母鷄剛下過蛋，不住咯咯叫着，幽谷間，如此寂寞。太陽光默然下照，細艸亦似乎預知大難，在輕抖了。

小茨兒嘴邊仍浮着笑。他坐在石凳上，扳起脚在剔去趾縫間的灰泥，腳板上也起了幾顆大泡。他楞楞望着前面他要經過的嶺，那是荒枯的嶺，無一絲生息。也許正在想着家罷，他可以不要坐火車，不僱牲口，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匹牲口；一步一步走回去，見着老爹和年青妻子是更夠味道些。

沒有理由再在這茅店裏挨磨下去，大家只有多喝茶。是樹葉煮的，澀苦的味道。

都還以為不錯。

天氣又犯了昨天的老症候。終於小柳樹也不再抖動，牠在發昏了。日光越發蠻橫起來，連鷄也停止了賣弄，躲起來了。汗也由小珠聚成大珠，由大珠匯成小河，不分頭臉胸背，一漫滾將下去。柴棚下又悶得來像個小蒸籠。店家也發起誓來，說是自古稀有。退伍軍人要一盆冷水洗過，當他剛一坐下，汗又冒出來了，不禁搖搖頭。但是路是定死的，遲早總得走，住在這裏才不是事。

『小茨兒，』老總嗽口說，『你家的哪兒，寫下來，過後也與給你信。』

『信淨賺化錢，寫不寫有屁用！』大概他還是第一遭聽說有外鄉人給他信，所以吃一驚。

『也好，那就走罷。』

抗起行李，老總又說，『代我問你家婆娘好哇，別忘了夥計。』他笑着，很是苦澀。

『你小夥子也都長大了。』

『我們也就各走各了。你一個人，路上要小心。』已經在路上，老總又喊住小茨兒，『唱一個，到我們聽不見完。』

脚下三尖石又澀拉澀拉着。空氣熱得像沸湯，塞在胸間難以吐喘。雖然都已走了好遠，仍不斷互相窺望，小茨兒唱道：『月牙彎又彎……』

突然，我看見老總眼裏噙着淚。

缺 页

一日間

天字第一號房間的主人，是生物學生宗彌游。房子「平常」，宗先生認為；但實際倒是很壞，因為臨着走廊，來往的人都要從這裏經過，是有礙學業的。宗先生也時常想搬到別號去住，無如機會難得，加之又老忙得不開交，於是一住就是二年。日子過的還太平。

今天他醒得極早。

上課鐘響着，又清脆，又悠揚，他彷彿生平第一次聽見，覺得那聲音像早晨的空氣一樣新鮮。想起第一課是「遺傳學」，他還躺在床上，已經來不及了。

「狗爾！」

腦子這樣罵了一句，頭在枕上轉過去，打算再睡他一個香甜。就在這時雜遼的

脚步聲響起來，夾雜着吆喝，還有唧唧噥噥的細語同衣服的息索碎響，連織花透紗窗帷都震得一顫一顫的，自然是那些「狗爾」上課去了。

脚步聲同招呼聲如流的過去了，連「馬不進也」的「統領」似的脚步聲也押帶着大隊人馬遠了，「狗爾」——可該大喘一口氣；「狗爾」——又來了聽差！聽差來掃地，他總是搖槳般的將灰塵蕩起來，使宗先生發噎，咳嗽，打噴嚏。

宗先生早就警告過他，統共總不下三百六十次：灰塵裏有細菌，葡萄形的，球形的，棒形的……聽差耳朵裏像聚着什麼毛，據宗先生推斷，他腦子裏有毛病，不健全的。

「老李，你總是——察察……」

「什麼，先生？」

聽差停下槳來。但仍彎着腰，掙掃帚當拐杖拄着。

宗彌游實在不好再說一遍了，看老李那把年紀，他咳嗽着，吐一口痰，便又安然躺下去。

『宇宙日報來了沒有？』他含糊的問道。

『還早兩個鐘頭，先生，要到十點。』

風輕輕由頭上的一扇窗吹進來，帶着德國槐的氣息，一直溜到另一隻窗下，便又無聲無息的散開。那白色織花窗帷受了吹拂，愉快的飄擺着，忽而像一個被戲逐的小姑娘，緊緊貼在窗上。

那雙窗向陽開着，僅下半被幔，上邊毫無遮攔。晴和的陽光瀉進來，像一匹薄紗，照得室內異常豁朗。

房子照例很狹小，佈置也簡單，宗先生，頭邊靠窗一桌，傍桌立着幾根木棍墊起來似的書架，已經將這小房子裝得滿滿的了。床只好委屈一點，被擠在壁下。牆頭上到處貼着一些電影明星和裸體女人的畫片，桌上像有過什麼亂子，花生殼，橘子皮，包東西用的花花綠綠的紙張，墨水瓶，皮腰帶，揭開着的照像冊，總之是亂七八糟地佈滿一桌。書架上就整齊許多。有一列像衛隊，輝皇的立着，大約是美國版的教科書。

下邊的一格橫七豎八躺着講義，滿身灰土，想是吃了敗仗。還有許多情書集同「呵啲親愛的」一派的詩集，已翻脫了線。

太陽正照着那幅墨松；那松樹怪裏怪氣的長着，上面還有一隻鳥，按比例那鳥就得有鴛鳥大，否則松樹就得栽在一隻花盆裏。現在宗先生正望着那幅畫。有一個時期，他常想這鳥該屬於哪一類的，現在想的却是別的。他好久就把這鳥忘了。

門被拉開了，墨松同鳥都嚇得跳動起來，窗帷擺得像女人的花邊。他要將腦袋縮進被窩，已來不及。

「想什麼？又是她！光情詩恐怕也有二百首了。」

「唔，有的罷！」他望着還在喘氣的同学周君。「你知道，我要死在她手裏，狗爾，那個鄉下姑娘……你看，不是瘦了嗎……」

他裝着嗚咽的調子，可是沒有泪。

「管他狗爾的！這樣你會吊死在她袴帶上……迷什麼呢，還是打四圈罷，老這

樣有什麼意思！不多，「衛生」的。」

拉拉扯扯，好歹總算起來了。

但是——

『不成，』宗先生搖搖頭，『就要死了，怎麼能成！你知道，二百多首情詩，還有差不多十斤紙的情書，晚睡早起，得到的是……公平嗎？這幾天就病着，我病了！狗爾！』

數學學生周先生等着宗先生洗臉漱口，便不耐煩起來，他總是喘着，而且像剛吃過辣椒，額上鼻上滲出汗來。他來往踱着，一去。

——一、二、三……

回來還是：

——一、二、三……

『三、是一個什麼數目啊？』他想了，無疑的是一個「奇數。」於是腦子裏湧現出因數；指數；已知數；三個A的A平方等等一大堆。但一回頭，宗先生還原封不動的

立着，他擦擦鼻頭的汗，忽然想起——

『三家歸一；三百一個滿；也許一把三元牌正在那裏等着！』

便走了。

『別慌，別慌，』宗先生叫着。以後便一個人喃喃了：『這算什麼呢……二百首的情詩，十斤紙的情書……這是怎麼回事？』

看過表，表似乎也逃懶睡了一覺：還不到十點！東張西望，實在沒有事可作，便也沿着剛才周先生的舊道踱步，不過不會留意這段路的距離。心裏慌慌亂亂不是味道，想起整整病了一個禮拜，情書擱下來，情詩也不會做，還是溫習溫習這手藝的好，說不定有用的。

『三春桃李月，

遊子——』

遊什麼呢，狗爾！鼻尖便出了汗。

原來一年前住進來一個學「採礦」的女生，名馬丹梅。

「名字起得多麼好啊」

當他看見馬丹梅時，心裏不禁叫了。

馬丹梅生得胖胖的，並不怎樣標緻，可是不該責斥馬丹梅，應當嘆息學校女生太少。況且恰可以同宗彌游配對，他也生得那末肥嫩，像一隻摔去毛的小豬。從此宗彌游不論上課下課總立在門口，一個聽差似的等馬丹梅小姐經過，他便尾隨上去。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馬丹梅正困難的登上樓梯，一本書從她脅下滑脫下來，宗先生檢起來還了她，兩個人臉都紅了。宗先生快活得幾乎昏過去，雖然他不曾聽明白，但馬丹梅一定向他說了些什麼，他看見她嘴唇動了的，而且她還笑得那麼好看。宗先生兩個禮拜後，提起這件事還高興得跳起來，喊叫不止。

宗彌游開始在夜間寫信，在課堂上想「親愛的」詩句，自然還搬了不少參攷書。但信和情詩發出去，老不見回來，馬丹梅又老低着頭，彷彿決不會看見這立在門

口的聽差。宗先生斷定她剛從外省來，還害羞。他一面確信總有一天會得到報酬，一面又埋怨着：那書怎麼不天天掉下來一次呢！這樣一來二去，時光悄悄過去，便寫了「十斤紙的情書，二百首的情詩」還是沒有音信！再不能忍了，得想方法對付。想了五天五夜，覺得都不合適，找參攷書也找不來，於是想起宇宙日報有「社會解答」一欄，專爲解答神仙也解答不了的問題的。馬上就寫一封信去，詳述前後經過，簡直可以印成一本書。而且還附進一首頂得意的詩去——

「你是剛出浴的維娜絲啊，你是一盞明燈，

照澈了世界，還燭耀着我的路程。

看哪，在那輝皇的天上，有仙鷄，翠鳥，

白雲輕如扁舟，上坐林娜。不如雙雙跳愛海死了！」

他得意的重念一遍，可是，一想，慌亂着了：『怎麼將林娜也寫進去呢，混帳！』他恨恨的跺着腳，臉也脹紅了，而且出了一頭大汗。然而，表一指十點，他便把這事忘記了。

『狗爾，自殺一個給她看看！』

他一頭打這主意，一頭往閱報室跑去，果然不出所料，宇宙日報真是這樣好的。一個報紙報紙索索響着，滿頭大汗也顧不得措抹，兩眼便順着「社會解答欄」溜下去，他看見編者的答語：『宗彌游君：勿迷，勿昏，靜待自見分曉。』

他兩眼一迷，又看了兩遍，詩同信都不會登出，然而覺得怪偉大的。

『哼！說不定她——』

他覺得必須讓馬丹梅看看自己，他也必須看看馬丹梅；這次總不得不有所表示了罷。他竟是這樣有高見，正如報上所說，靜待已足有一個禮拜了！現在，現在——

他一口氣跑進理髮館，還未坐定，便氣吁吁嚷道：

『要快，要好！』

自然，理髮匠是世界頂溫和的人，決不會爲一句話同客人打架的。

他興奮得在椅裏轉着，給理髮匠許多困難。理髮匠是一個愛說話的人，可是他不得不閉住嘴，屢次將他愛動的顧客按下去了。他拉耳朵，扭肩膀，想使客人完全服從他，終於也割破了一塊。宗彌游被囚禁在椅裏，竟出滿了一身大汗。他喃喃道：

『是下等生髮油罷，兩毛錢一瓶買來的……』

但並不拒絕澆在頭上。

突然，他看見鏡中自己的臉子拉長了，一轉腦袋，就歪嘴斜眼向他做鬼臉。

諸事完畢，他大呼一口氣，腳剛跨出理髮店，他便想：

『唔，到底瘦了下來……肉是吃不得的。病得也太可憐……』

他將頸子挺得像一根棍，急急在街上走着，必須找馬丹梅，一定要叫她看看，人是怎樣病着，究竟瘦了多少。正走間，路被堵住了，最初是肚皮碰在軟軟的什麼該死

的東西上，連鼻子也撞得酸溜溜的。他退後一步，手掩住鼻子。對手也抹鼻子，正是數學學生周君。

「死鬼，難道腦袋也輸掉了嗎！」

周君也滿頭大汗。他一面摸着腦袋，一面懊喪的說：

「四圈我一攏共放下三回「小和」，連做西服的錢都輸掉了……哈，狗爾，你又胖了咧！」

「胖？」他驚愕的叫着，「剛剃過頭，狗爾！你知道我病了一個禮拜，瘦得不成樣子，在理髮店的鏡中看見的。爲着她，你知道……你看見馬丹梅嗎？唔，我得找她。」

「馬丹梅是麻將？你不是說她給你的有信嗎，狗爾！」

「是的，有；你得知道，她，她害臊，寫好就壓在抽屜裏了……爲着她，你看，我不是已經瘦了嗎，我得找她！」

數學學生只將他一推，便各自分手。

數學學生氣塞的喘着，惋惜的想起打丟一張白版，一手三翻吹了！

他跑得幾乎像洗了一個澡，到底不會找着馬丹梅。這樣一個大城市，誰曉得她躲
在什麼地方樂！當宗彌游回來時，發見桌上擺着一張領欠資信的單帖。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將衣服脫光了，用毛巾揩抹着，極困惱的想着。

『嗚——』

當他將單帖翻來覆去看第二十八遍時，忍不住大叫了。一顆心冬冬跳着，他急急慌慌擎袴子往肩上披。他想要的確不錯：馬丹梅所以不同信，是那些同名人一樣好的情書，那些比拜崙還要偉大的詩將她埋住了，她喘不過氣，不知道回答哪一封的好。因為每天一封，她一定完全陶醉在那些驚人的詞句中了。現在好了，她喘過氣來了，她一定迷迷糊糊寫了將近萬言的長信，連郵票也忘記了貼，便……正如宇宙日報所云，靜待自見分曉！於是一對情侶出現在公園裏了，建築在愛情上的小家庭。

也組織起來了。

他又一看欠資項下的數目：一毛八分。他心裏快腸的叫道：

『有這些，足足夠印成一本書！』

他困難的將身體搬進郵政局，照例又喘不過來了，辦事人正忙得像架機器。他將單帖遞過去，叫着：

『先生先生……』心裏罵了一聲：『狗爾！』

那辦事人隨便看了一眼，便伸出手來：

『一毛八！』

『你知道，先生，你知道我有，我有一個……』

『說罷，一毛八！』

宗彌游臉通紅了。他咳嗽着，很困難的辯解道：

『我常常給人轉信的，你知道，究竟是誰的呢。』

「宗彌游一毛八」

「先生，我說的是誰寄來的。你知道，先生……」

「我不知道，先生。快拏來一毛八。」

辦事人仍然伸着那隻手，該死！

宗彌游一接到手那捲東西，便動氣了。

「混帳！搗些什麼鬼！」

原來是他一個哥哥的信。他那哥哥當小學教員，又吝嗇，又透剔。來信永不加封套，弄一份學校裏的舊報紙，將信夾在裏面，貼一分郵票寄來的。他匆匆看過，除了照例說如何困難外，並無什麼事情。他忿憤將信同報扯得一片一片，順手扔在防火缸裏，便鬱鬱的走開。

迎頭時常有成雙的男女走過。

「狗爾愛人，啞，一個戒指罷了！」

他躉進一家小廣貨店。

『戒子！』

他說。彷彿剛同誰打過架來。

小店夥捧出一隻硬紙匣子，裏邊擠滿了戒子，有鑲紅寶石的，有鑲藍寶石的，有嵌銀絲的。

『要這只罷，先生，』小店夥看他擎起一只鑲八稜寶石的，說，『您瞧，分不出真假來的。』

但他想不對，便擎起一只合金的往無名指上戴，手指那樣肥，本是一只極大的，要戴上去可嫌小了些。可是店夥對這類事永遠有辦法，他拉了拉，連一星也沒有放大，但他咬着牙給顧客戴上去。

『啊，不行，擎大的！』

『您瞧，先生，正合適。再大就嫌大了。』

宗彌游翻起手背，伸出指頭，果然很合適，再大就嫌大了，雖然那無名指因受戒痛得彈抖着。小店夥看出自己的話發生了效力，入耳的話，正多着。

『真是專爲您先生做的哩，先生，包起來罷。真正美國夾金，真的也就這樣了。小姐們同先生們頂愛，貨又好，價錢又公道，好，就這只能，三毛錢，真是虧本賣的。』

結果宗先生花去了兩角洋，換得一只合金戒指，分量實在不小，要是真的就得——其實到底不錯的，色澤樣式都同金店裏的無大分別。

出得店門，一看天，太陽沒有了，僅在樹杪頭留下一點黃光。想起午飯還沒有吃，難怪肚子咕咕直叫，頭重重的，四肢軟軟的，身上也只出着細小的冷汗，還是回去吃飯罷。

他沒精打彩地將自己搬回來，天早已黑了下來，他的晚飯吃的較平日加倍的多，且額外添了一份紅燒肘子。飯後他便找着數學學生周君。

『你瞧，我已訂婚了。』他伸出無名指來在燈下搖着，低聲說。『以後你知道，馬』

丹梅便失戀了，唔，失戀！——急死她狗爾的。」

那戒指閃灼着，又大又亮，變成了一只真的。這時又發見上面還鑄着一個卅字，就更顯得摩登可貴。

但那數學學生突然抓住宗彌游的手，他哀求着：

「借給我，老彌，夥計，幾個鐘頭也行……一把三翻牌我將白版打丟了……借給我，準能撈回來，不分給你一半的是這個！」

他伸出一個小指給宗彌游看，且扯着想拔脫那假金戒指。宗彌游想笑，可是再也笑不出聲音。鼻梁骨倒弄得酸溜溜的了。

缺

页

人下人

一

剛喫過早飯，叉頭老叔立在「插花獸頭」大門口，惘惘然向遠處望着，心裏一片模糊不安。他想不起今天做什麼好，或者有什麼好做了。當一句話，對着自己的地位頗覺可疑，雖然他不會明白想到這裏。柳梢已經吐出雀舌般嫩芽，正是小陽春天氣。莽原盡處有雲，森然若遠山。氣悶得很，有落雨的意思。這時一條餓狗從泥垣後躍出，驚擾了叉頭，一看，正是那花斑的傢伙，他就動了怒。他想起牠曾偷吃過他的一盆潑粥，準備趕過去嚇牠一嚇，突然不知怎樣一個邪念頭，「狗急跳牆」他想；便將心思丟開。他吁了一口氣，向遠處眯着眼，望去非常滑稽；又扭着鬍子，那樣子要笑出來。

了。可是沒有；他打不定主意時，總是這樣的。

「好啊，總管……」

一回頭，看見走近來的是大炮。他有點討厭這豆腐作坊的小子。這小子走路看着天，全不把人放在眼裏；毫無商人模樣。

「我說的——」那小子從嘴角拔下香煙，指着天。「要下了，他是天爺也賴……您的水桶不是閒着嗎，又頭老叔？」

「閒着怎樣？」

又頭打量着那小子，心頭有點不安穩。

「趕二月二，磨一套粉，偏巧碰上這個天，你看，淨是奶奶的岔兒！要是閒着末……我請你吃涼粉。」

「呸！」又頭扭着鬍子，心裏又亂紛紛的。但隨即打定了主意，這句話是什麼時候都掛在嘴邊的。「你問東家呀！……東家！」

「好狗不當路，娘的腿，滾！」

那隻花斑狗汪汪叫着，有生無氣夾起尾巴走開了。

范七擔着水桶；伊共伊共兩隻桶搖幌得很快活。他自己也很滿意，對狗又打了一次勝仗。他走過「插花獸頭」門口也立住脚，向叉頭老叔瞟一眼，就撇嘴弄眼道：

「你呀，哼，還瞞不準咧，大炮。」

大炮可沒有聽他。大炮解下項下的白毛巾，掖在戰帶上。

「東家，」他覺得了侮辱，臉紅了；生氣的嚷道，「東家上西家闊邊的幾巴呀！真不虧你是二門上腰門，狗也知道的，哼！」

「好好，算了罷……告訴你一宗好生意，伙計。」

范七將大炮拉了去。

伊共，伊共……

水桶快樂的叫着，兩個人走了。

他回到空空的馬房檐下坐了。

院裏有誰家的鷄，咯咯，咯達！咯咯，咯達！

『咯咯，咯達，』又頭太陽穴那地方繃起兩條青筋，順手抓起一塊瓦片擲過去，

『你灰孫子！』

又頭悶得慌，心中作不得主。他解悶的方法是吸烟。

時光雖已過到一千九百幾十年，他取火的方法還是祖宗們都用着的兩件寶貝，一方火鏟刀，一塊火石，差，差，差！打着火，一邊吸烟，兩隻小眼睛霎那麼兩霎，就定在某一地方，釘在那裏了。

『奴才！』

分明誰在罵他，心裏又亂起來，像滾鍋裏的稀粥，七上八下盡是翻騰。他向四周膘一眼，望着那些農具，那些農具也望着他。

『你動動教我看！』他這念頭就怪，不曉得怎麼想得，竟然想叫那些笨頭笨

腦的傢伙自動耕田！

可是耗去他生命的，也正是那些笨頭笨腦的傢伙。他曾經學那些傢伙耍了幾十年，木把子都用他手汗浸透，光溜溜那傢伙自己竟然會出汗，似乎有着生命。而他又頭呢，頭髮白了，鬍子也白了，背駝了，人也老了，心裏空得很，且只管飄飄飄飄的。天上有灰雲，慢慢爬着。有一片却老貼在又頭心眼上。

他想着得找點事做做，老聞着不夠味道。做什麼呢……唔，有了，到後園掘方地，種他幾溝南瓜罷……

吹去烟灰，將煙袋塞在腰裏，手掌撐在地上，小肚往上一挺，鬍子就往兩邊撇。但不濟事，他欠了兩欠身，又重新坐將下去。似乎還有別的事要做。他疲倦得很，等想着再站起來，身子已經很沈，他睡過去了。

又頭現下不再能做出圓滿的夢了。世界是不可捉摸的，各種遭遇都是少頭沒尾，陰慘慘滿是地府氣味，分外可怕。可是夢中世界更難以捉摸，更陰慘，遭遇得更可

怕。似乎只那麼哼了一聲，就憑空鑽出一個漢子，竟是范七；再一端相，却又是大炮。

『你是奴才——』

大炮用食指抵住他的天靈蓋。一旁又飛來了范七家的聲音：

『我單求你別跟主人說呀……』

『潑婦！』

他幾乎沒喊出來。

他又記起：范七嫂偷了主人。一把抓住那女人，心裏想：『你還賴嗎！』

又頭坐着，臀部抵住牆腳，斑白的頭抱在兩臂間，脊梁向上弓着，只有禿額顛頂在時出時沒的太陽下發光。臉是看不見的。

『爲着誰，你究竟？』

半空中飛來這句話，一下就落在他心裏。

忽忽忽，馬善良的叫着，並用溫順的鼻觸他的臉，他的頭，又在他肩膀上磨擦着。

他抬起右手，用做慣的姿勢推開去，却撲一空。他醒轉來了。他向馬房裏望去，空洞洞的。突然他失了憑持，全身要鬆散下去。

二

誰都知道，又頭是個奴才！他年老，咳嗽，又忠實。他中等身材，像石頭刻的，有一顆又小又圓的頭，方額角，一看即知是非常倔強的人。而且現在又有一部鬍子。他的忠於主人是出名的。從十歲起，就來在「府上」當書童。後來沒有人再念什麼書，他就做地裏活，一直餓了牲口。最近主人搬進城裏住。還帶着大小箱籠（那搬家的情形，倒似箱籠帶着主人走的。）莊園就交給又頭料理。他從不讓一個孩子進來；隣舍們不高興，自然嘲罵了。又頭默不做聲，祇管擰他的藤繩，間或爲洩憤啞口吐沫。佝偻的腰是更佝偻下去了。但歲月並未放過他，正應了「人老防後」一句話，又頭也要想

想自己，脾氣變得壞了。

隣居嚷道：「轉相了，那個牛板筋！」

「轉相」是惡兆頭，預徵不久就會死的。

小灌木從牆脚下茂密的長起來了，仰着頭，自由自在臨風向天空憨笑，早沒有
人想再修剪牠們。夜晚又頭要打更，小灌木就出來絆他的腳，老人愛生氣，翌日準不
分青紅皂白砍下完事。但偌大的莊園，礙脚礙手的畢竟很多，他就得整天忙個不休。
同時定然還得咒罵着，吐着口水。

有一個年青伙伴，叫元吉，這人一推開飯碗，抹着嘴巴就和年青女人胡纏去了。
他又生氣了，一個人暗自罵罵還不算，並決心告發。但這只是一種打算，既等元吉吹
着口哨，躍過那高大的門限，他只響着鼻子，默然了。他幾乎一個人整天生氣。

對於自己這樣無能，有他一句話可以作為反證：

『要是把柄啊，哼，我自己也使喚着又頭了！』

也許他真有過那種運氣。說着時的樣子，就像他憑空崇高了許多。他得意着。但馬上一片暗雲又豈將下來。

「您哪，再不會碰到了！鄉下人……城裏人精靈得一個雞毛也不放過。」他說。已經不再相信有那種運氣。

近來又頭只愛打瞌睡；他覺得世界除了睡覺全是空的。毫無興味可言。每逢好天氣，他總在牆脚下晒太阳。頭伏在兩膝間；旱烟袋噙在嘴裏，口涎順着烟管往下流，顯然他並沒有吸，早就瞌睡着了。但萬不可欺他老不更事，倘若有一隻脚跨進大門，他——這怪傢伙就會很清醒的抬起頭，豎起一隻眼，直躑的盤詰道：

「找什麼！唔？」

還輕蔑的啐着吐沫。

等那人走後，他會吱咕一陣子，彷彿他親眼看見一個賊。

忠實的叉頭，年青時也和所有的年青人一樣，他不相信別的，除了自己。他不知

道疲倦，從不知愛惜自己或偷懶。人類最本能的，接近獸性的生命力支持着他。他宛然一條彈簧般，拉長再縮短，縮短又拉長，在他原是一個樣。

他擔得起百五十斤重擔，馱得動二百斤口袋。

但他生來就是一塊木頭，不會想什麼蹊蹺。

兒童時代，也許和別的孩子一樣，爲月亮裏的宮殿，宮殿前的怪樹，樹下的兔子發過癡，但那早已沈湮在遺忘的海裏了。因爲孩子時期就失去了父母，他的幻夢似乎就特別少。他是生在重壓下的。在他，只需要有重量的具體事物，「想」是對他沒有好處的。他不知道他是精神的殘廢者。

他只是一個什麼都單純的人，也只有簡單生活能使他滿意，除了自己而外，什麼都不過問，有吃的飯，有睡的覺，就是好世界。他從不掛心同自己不相关的事，但應做的都處理得分毫不差。這是一種力量。然而這力量在浩瀚的日子裏，不知覺間消失了。他常常一個人呆立着，光着那雙小眼睛，向遠處迷惘的望去，彷彿在渺不可及

的地方，正有着什麼妙不可言的東西誘引他。

土地把他吃掉了，他僅賸下最後的渣。又頭年老，衰弱，他並不怕死，卻懶惰。他只想睡一個甜長的覺；那怎麼能行，事情煩瑣到他必須燒飯！想起做飯，鬍子一翹，就是兩眼也會紅的。

「那是娘兒們的事哪，哎，哎，吓娘個×。」

他跑着，啐着吐沫，生氣的叫喊着。

鄰居們笑了。

又頭呢，他哭喪着臉。

在不被注意和歲月和土地的拆磨下，又頭活着；在催逼中，他活着；在嘲罵裏，他活着。承襲了祖先的「美德」，從未想過「爲什麼」，一直到蒼蒼老邁。雖然主人臨走時節只交代他一句話：

「元吉年青不可靠，只消東西照料妥帖，不拗損好了。」

但是——

「爲什麼？……難道是賣給他家了！」

他開始想了。

整個莊園交到肩上，他過不惜，心頭起了虛無的憎惡，覺得活該放一把火燒掉。他看不起主人，聽說有匪，就兔子樣的竄了。於是，村坊上又起了謠言，說是叉頭將「府上」的東西偷出去押賣，懷着二心。這是因爲憎惡，所以才有這麼刻毒的謠言。

三

叉頭在馬房前立了一刻，心下老是遊魂般不是味道，於是找了鐵叉，到後園去掘地。掘地的時間都被氣喘佔去了。鐵叉錐下去，總得搖幌那麼一陣子，然後再咬咬牙，才能翻鬆那麼一點土。還沒能夠翻一步遠，汗水就流了出來，漸漸只有喘氣同咳

嗽的功夫，脚手打起戰來。

「咳，不中用了，不中——」

歇下來，長長嘆口氣，無限感慨。

他靠住近邊的槐樹坐下，看着一隻遍是繭胝的手，手不自主的抖着。

沒有風，太陽又被雲塊遮住，天和他的胸口一樣沈悶。全後園悄然無聲，連老樹都縐眉愁眼的，被懶倦包圍着。只有兩隻麻雀在不遠的地上絮咕，起初跳着，逃避着，大似逛公園的青年男女，自然也少不了那一套的，撲嚙一聲逃了，賣俏了，追上去，在牆頭上就完成了那宗交易。

又頭望了望天，兩手掩住眼，想了開去。

自從主人搬進城裏住後，刺耳同札眼的事情就更多，又頭恰是目的物。他愈快的弱老了。

又頭很愛他餒的牲口。他懂得牠們各個不同的個性；只要有那些畜牲在眼前，

他便覺得世界還很豐富，歡愛。他從不曾把牠們看作沒有理性。那每一個溫柔的鼻觸，每一聲善良的鳴聲，都能給他以溫暖的快感。現在馬房是空着。牲口賣掉，這給頭以最大的傷害。他失去了憑藉，也失去了諧和的心情，生活變成空洞的了。

他時常聽見那溫馴的鳴聲，看見那些愚蠢——然而他以爲是既聰明又善良的眼，他知道牠們要什麼。在夢囈中還要叱咤牠們。一睜眼，屋子却是空的，充滿陰濕氣味，像老年人突然喪失了終身伴侶，木頭似的又頭心頭茫然，悲哀着了。就是老婆的死，女兒的同人偕逃，也沒有如此傷情。

又頭心裏非但渺茫，而且不安，像「貓抓着」一般，紛亂異常。轉幾個圈子，終於一顆心又落在牲口身上。

他睜大着那雙灰潼潼的眼；那雙眼更加深陷了。

夜晚，元吉已經打着又大又甜的鼾聲，然而又頭還不能入睡。他在草舖上轉側，乾草發出索索聲。他覺得一切聲響都是惡意的，專對他過不去，他受不了，只乞望着

安息。

然而痛苦彷彿永無止境。

他要作夢了。他很清楚的回想起露宿在郊外。他發見自己是一個瞎子，向低濕的泥淖走去。

「瞎子！」

他夢裏呢喃。

他生氣了。

但是，不中用了，他老得只有一絲氣賸在唇邊。他想喚醒元吉，談一點心腹話，將苦辛訴說一番。突然他似乎更明達了些，善良的心向他打手勢。

「讓那小子痛痛的睡罷，還是小牡牛犢子哩……」

這只是一閃的觀念。早就貼在眼上的那黑斑却漸漸擴大，擴大，一直遮掩了三間大屋。

竟是誰安排的，出現一張大嘴，貪饞的啃着他，細細的嚼着他，先是四肢，後是頭——不時抬頭望望，大概味道很不錯的。再後——毛梢都麻痺了。

但又頭這樣想——

『涼的哩，涼的哩，那牙……』

他戰慄着，條的身上——輕鬆，胸前似乎鑿開一個口，哼的一聲他醒轉來了。於是——他胡亂的吸着煙草。

黃昏時，每個庭院就出現了這瘦小的影子，拖起沉重的脚步，挨次打掃過所有的院落。晚霞映着他斑白的頭，在他那石頭般的臉上塗上一抹絳色。他憂鬱的摸索着。他咳嗽着，呢喃些什麼，也許還要響着鼻子。煙草的火星從他頰際擦過，吹落在身後。接着，他爬也似的，一邊抹着臉，到豬窠那裏餵豬去了。

莊園猶如大海上小小的船隻，他這樣想。而他是只有恍惚、迷亂、失措、困倦……他覺得他的活着除了受苦，毫無意思。

『災星來了！』

他腦子裏常無端這樣叫喊，像嚇唬小孩子一般，他這樣嚇唬着自己。

所有幾百代窮困的老人們遭遇過的命運，現在挨到了他，一個老驢決不會沒有人要，然而，一個老人，是一個錢也不值的。他並不裝糊塗……他更多的吸煙，也開始一個人走進裕昇雜貨店，買一個爛醉。苦辣的白燒酒，又頭年青時是絕不沾唇的，誰也料不到，現在他竟會那樣貪杯。

又頭每醉一次酒，村坊上就有一次熱鬧。但誰也不管他，只讓他隨便躺在路上滾，弄得滿身泥土，嘴裏哼着流出白沫，像一個豬仔。婦女們叫嚷着，孩子擲過瓦片去，男人說着風涼話。他是一個奴才：誰也沒有忘記。但他喝到那地步的時候很少，多半是自己還能行走，後邊跟着一羣孩子，隣居乘這機會嘲笑他：

『海！又頭總管，你也喝酒？真是一家之主啦！哈哈……』

他不回答那要笑他的人，也不停下來。他癱瘓了般的走着，兩腿時常扭在一起，

突然他身子向前一傾，幾乎要倒下去的樣子，他站住了。

「災星來了！」

他大喊一聲，嘴向顛巴歪去，鬍子顫抖着。

「小心，老傢伙，東家耳朵長在腦蓋上咧！」●

許多人就要撕扯住他，想將他弄翻。

他低垂着頭，像思索什麼。接着一擺頭——「他是個兔子，唔，兔子！」

他挺起胸脯，實際他只不過仰了一仰頭，奪出重圍，便默然走了。狗又會追趕着

向他狂吠一陣。

四

● 耳朵長在腦蓋上——尤言「順風耳」，罵人爲畜牲也。

又頭他掘着泥土，心中還是得不到安甯，慌慌亂亂，像爬進去許多條毛毛蟲。一個不留神，鐵叉尖就刺在赤腳背上，他眉眼嘴角向着鼻梁一縮，要哭的孩子那樣的，但他沒做聲。他彎下腰去撫摸着傷口，原只破了一層皮，隨即捏一撮沙土按上，這就算了。

忽然一陣雨，他又在院子裏奔跑了。他暢快的叫着：

「荷荷，好雨……真正打麥雨。呸！」

雖然他沒有半畝地，倒像下在他田裏。

院裏有許多雜碎東西，經不起雨的。而元吉偏巧又撒野去了。

「元吉，元吉！」他喊着。看看這裏也是器具，那兒也堆着傢伙，他不禁生氣了：

「趕鬼門關夜市去了，敢是野蟲！」

元吉年青，只愛同小夥子們打在一伙，他討厭又頭的太効忠主子。而又頭却又不高興他的「撒野馬」。雖然兩個人平安度日，倒是各抱嫌怨。

「你說什麼……你敢是俺爹！」

元吉將頸項一挺，已巍然立在前面。

「以爲你那塊香，有斤兩，我可不懼你那個……上幾歲年就罵人，是吃糞長的

嗎！」

又頭決想不到會碰這個岔，他失措了。

「憑，憑，憑良心……」

但元吉更兇惡，他跳得像匹狼，而且咆哮着：

「憑良心忘八鬼子也都餓死了，憑良心！」

老傢伙一楞，却說不出話來。

「下雨淹灰孫兒子，下雨干我鳥事，想當乾兒子的他去！」

元吉打一個旋身，氣昂昂踏着沈重的脚步走了。

又頭爽然望着年青人元吉，心中想：「這小子……」茫茫然立着。雨打在他灰

白的頭上，打在他佝僂的身上，水順着頸子簌簌往下滾。他覺得自己真個孤單單的，像置身在無人烟的曠野上。

叉頭雖然一生被人踐踏在脚下，却望人家把他當人看待，現在居然元吉也要罵他，便覺無限愴傷。但是，吵架的結果，却給於了他一種力量，心像有了重量，也有了着落，不再是不安。

裝上烟草，望着破布般的天空。雨索索落着，泥濘漸深，燕子在雨絲間穿來穿去。鴿子在屋頂轉圈，咕咕咕叫着，像鐵雞。他慢吞吞一口一口吸着烟……

已經是夜間了。

叉頭喝得醉醺醺的，踉跟着從裕昇雜貨店出來，手裏擎着一段草繩，打亮子，但他已忘却了搖幌。一溜春風吹過來，細雨打在臉上，微微感到一絲舒適。

他摸索着，路是看不見的，儘是泥濘。

一隻狗攔住去路狂吠，隨後又嗅他的脚跟，他沒有留意。頭垂倒在胸前，在泥濘

中蠕動着，一脚高，一脚低。一下掉在淤泥中了，一下又踐在水潦裏，與其說他在走，勿甯是爬。挪前幾步，他便停住。

街坊上已無行人。夜無邊而且靜寂，只有雨的蕭蕭聲；一陣風過，忽的一聲，許多大水滴就莽撞的一齊落下來。拍打拍打的，慢慢又靜止住了。

狗斷續的吠着，像在荒谷間，雖彼此應和，這一聲那一聲的，寥落得很，只不過虛應故事罷了。世界因為這吠聲視得似乎更遼闊。

偶爾，遠遠的有鐘——的一聲槍響，但也只是悶悶的，好像連放槍人早都打着瞌睡的了。

有什麼咕咕的叫着，大概是斑鳩，聲音非常憂鬱，像哀訴一般。

泥濘很深，拔腳很艱難；提起腳跟，腿抖着，有幾次險些跌下去。他摸索着，終於摸到了泥牆，即倚在那裏。

「遠處有貓在「叫春，」悲哀而且慘厲，像絕望的號嘶。而世界是那樣荒廢可怕，

永沒有人住居過的樣子。

他喃喃的說些什麼……

……他想起死去多年的老婆。還有那伶俐的女兒。她同一個年青小子逃跑了，現在已成爲強壯的婦人了罷，已經有孩子了罷……他的心突然變成單純透明的了，一個孩子般，他絕沒有想起所遭受的苦痛。生命重歸於圓滿，幸福，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

他必須同元吉和解。

「唔，必須。」

他吱咕着。然而馬的眼是如何善良柔媚；嚶嚶叫着，且用鼻頭抹擦又頭的臉，又頭被雨淋濕的肩膀——他心裏又紛亂了。

他繼續向前走，但不是回家的路，他不願回到那空洞洞的馬房，耳邊還有一個聲音叮嚀着

「決不回；不回，永不回！」

雖然倦得很，脚步在不覺間却加快了。

前後一片黑暗，辨不出左近有什麼東西。風勢緊了許多，雖不猛，倒也冷颼颼的。濃雲磊磊相疊，一塊壓着一塊，像凝聚在頭頂上，一動也不動，却儘住下壓。空氣是潮濕的，融合着泥土的香氣，冷孜孜刺進鼻腔。路一點沒有痕迹，儘是很深的泥溝，踩下去唧唧的響，有那麼鬆軟。實際又頭走的並非路，却是麥田，而這些麥田又是永走不完的要關。

雨不曉得怎麼個怪勁，不快也不慢，不暴也不細，只一氣潺潺落個不休。雨絲打在叉頭臉上，非但不起快感，倒使他煩膩不堪了。短棉褂也早濕透了，澀澀的貼着皮。皮上便起了雞粟。水珠不息的，一串串由頭髮上向頸項裏流，臉上儘是一條條的水溜，一忽他被雨水悶住了，一忽又透出氣來。繼續在麥田上走去，腳有時掉進泥溝，沒盡腳脛，便跌翻下去。

他手中仍緊捏着那段火繩，却照不亮一點路，早息滅了。

迎面展開一座林子，大而且蒼鬱，黑黑的一片，自然是些松柏。走進去一望，才知道是主人家的祖塋。

鴟鵂怪聲氣在林深處叫着。

一陣陰森森的濕氣扑來，脊骨一緊，他楞住了。

「怎麼能到這裏的？」

他納罕着，便想起了鬼的事；但他不怕鬼。就在這時，很蹊蹺的他聽見了「澀——斯，澀——斯」的響聲。還有沙拉沙拉樹枝相磨擦的聲音。他向着那聲音走去，但那聲音一下子就止住了。他就收住脚步，諦聽。

樹枝叢雜交織着，非常茂密，陰慘慘覆蓋在頭頂。一種古老的氣味混合着柏樹的香味在這裏盤據着。風在枝間嗚咽。野鳥在啾啾嘆息。水滴依着一定的節奏，拍打拍打滴落下來。

又頭戰抖着，心跳得發慌，異常興奮，毛梢都有一種感覺。突然他聽見——其實倒是他覺得有脚步聲向自己走來，忙調轉頭去。

「啊——范七你——」

他驚愕的呻喚着，肩膀已被一隻大手威脅的抓住了。一點也不模糊，立在前面。的正是范七；他手握一把大砍刀。

依范七，原打算趁不防將又頭摔倒，將眼蒙住，再將他捆起來的。然而這手做得不妙，反先被發現了自己，除非將這老傢伙一刀兩斷，便怎麼都已晚了。

兩個人疆疆立着，彼此釘着對手的臉，自然只能看見一個模糊的輪廓。兩個人彷彿被什麼捏住了，誰也說不出話，低氣壓迫住了他們，氣悶得很。水滴打在他們臉上，又滾在胸前。只有松濤聲，唵唵響着。

范七聞着撲上來的酒臭，將又頭用力那麼一搖，便將砍刀亮在前面。

「小心你二斤半，傳出去我切你！」

又頭不動，但突然却大笑了。

這時兩個人都明白過來，一齊喘了一口氣。

「你們，」又頭說，「你們是同族，我……好，去罷。」

「白話是不成的，防備着罷，老傢伙！」

范七將他一推，一眨眼功夫便不見了。現在又頭一點酒意也沒有了，他走出林子，但不向家，却直撲通城裏去的大道。

五

天放晴了，暖 and 得只是使人發懶，倘不是饑餓，可說是一萬人中一萬人的好日子。但村子裏像鬧翻了潭，吵嚷成一片，裕昇雜貨店門前有着非凡的熱鬧，有男也有女，有老頭也有孩子。自從第一個人發見范家祖塋的柏樹在夜裏被人偷伐後，消息

一陣風傳遍了全村，這裏就聚集着人，而且大家驚愕的嚷着了。

喧騷從早晨起，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轉一個圈子又參加進來，不久這片地面就被踏平，漆光漆光像面鏡子。現在太陽已高高昇到東南向的樹梢頭，斑鳩唱着催眠歌，母雞咯咯的叫着，一切聲音全是嘹亮的，有初眠方醒那種情味。

風非常輕柔，帶着田野間清新刺鼻的氣息，滑溜的拂過人面。空氣澄澈，天色明朗，間或有一片雲滑過，也是透亮那麼薄，像誰在藍水晶盤上呵了一口氣，不久便消失了。樹木挺立着，一夜間功夫憑空添了不少生氣，雖然大部分——譬如白楊了，老槐了，梨棗了，尙未着葉，而較之冬天却也蔥綠可愛。小豬在路中央泥溝裏嚼嚙泥泡，不時抬起頭向四周望一眼，嘴裏還忽啞忽啞咀着什麼，在那裏哼哼有聲。既而大耳朵一擺，泥漿迸濺開去，又插嘴泥中。狗不時也吠兩聲，但是和善的，絕不含危險的意思，只不過閒着無事，隨意叫罷了。倘不是生長在這地方的，看罷，這裏的世界是多麼和平！又是如何溫靜！

但是，羣集在裕昇雜貨店門前的人却決不以這「響晴天」爲稀奇。他們只一心注意范家祖塋被偷盜的事。

「唉……我禽娘！」

（有這一聲，才像老頭子。）他掙扎着，顫巍巍像一個初學步的孩子般從石臼上站起來。位置以這裏最好，在場的人以他年歲頂大；但大家看見他動作那樣困難，不由都繃住眉，想：「真的成了老綿羊了，話不落空。」頗爲他擔了不少心。

「這，這，這，唔——」老頭子全身抖慄着，風淚眼望着別人的臉。彷彿要請別人代他說下邊的話，「這不是冠冕的呀，唔從前，是要得唱台戲的……」

他喘作一團。

「唱台戲？！誰偷了不是花邊老人頭！」

大炮豎起一隻膀子嚷着。但他看見范七送的眉眼，便仍蹲在那椿樹下，吸着番烟，背轉頭望着別處，不再聲張。

一個老太婆却一口罵道：「你吃大糞了嗎，你？」

這是大炮的伯母。

「咳……一句話：不冠冕。連祖宗也背時！」

老頭子說完這句話，似乎一切責任全已卸却，他拄着拐仗哼哼的走了。

大炮的伯母說得很有道理，這事得給搬城裏住的進士家送信去，只要拘票下來，案是不難破的。因為伐去那麼大的柏樹，絕非一個人，而且也決不會離得遠。

「送信」范七乘機坐在那空着的杵臼上。他也摸出一根香烟。「給誰送信？」

「我，我告他！」他說，伸出一個指頭搖着。「他說是他一家的，可是只偷偷的伐你的，有白天哪……誰不知道大戶范家的祖塋；宗祖丟夠臉了！我告他辱歿祖先！」

「衙門朝南開，沒錢莫進來。常言：衙門裏寸草不結！」這是誰說的？

然而范七的話發生了效力。在場的人幾乎全體姓范，被盜的是他們大家的祖塋。據最年老的人也說那柏樹是家家都有一份，後來曾經打過幾場官司，不曉得怎

麼一糊塗，變成進士府一家的了。於是便起了爭執，有的主張不管閒事，有的却又附和范七的意見。

范七嫂忽然心血一動，計上心來。她有一個了不得的發見。

『一定是那賊進士家偷伐的，一定他一夜都沒有在家歇呀，元吉說。』
爲着使大家在紛紛爭吵中聽見，她嗓子提到不能再高。

但是有人問：『誰？』

『叉頭啊。』她說。

叉頭在路那端出現了。他腿上滿塗着泥漿，短褂釦子解開着，一個小行囊斜佩在他寬寬的肩上，大絨氈帽捏在手裏，顛頂在太陽下閃閃耀光，看去是那樣的生氣。匆匆的行色給大家一驚。

『那裏去呀，叉頭老叔？』

『後會有期罷，老鄰居！』

他只說完這一句，便急急上路去了。

誰也沒看見叉頭怎樣笑過，至少是最近以來，然而今天他確實笑了。這一下子將大家壓得透不過氣來，好像正在做夢。尤其范七他們，心中跳得紛亂不堪，已經着慌。

『拏賊拏賊，』范七向大炮那一夥年青人丟了一個眼風。說：『不能讓他跑了！』

一夥人跳起來，擦掌磨拳，又咕咕了一陣子，就向叉頭趕去。

叉頭走得極快，踏進窪處，泥漿就四向迸濺。出得村莊，像從身上脫去一領穿過三年的布褂，不覺肩頭一輕。從此他將被當作一個人了罷！

他一夜功夫跑進城去，將所有雜事交代明白，只有夜間的事留在肚裏。他得馬上走了，這固執的老傢伙！對於故鄉雖也留戀，但他沒有什麼細微的感覺，只是模模糊糊的，所以並不怎樣難過。

第一次的雁羣開始北飛，一隻鵬在空中翱翔……

又頭大大吐了一口，他這才開始當人了。他轉上小徑，已經沒有泥濘，他走得更快。

「慢走，又頭老叔。」

後面送來了呼聲，他便收住脚步，回頭一看，見是范七一夥年青小子正向他奔來。他向他們打了一個手勢，請他們回去；年青人恰已趕近身邊。

「你到哪裏去？」他們喘着。

又頭眯着放光的小眼睛，端詳過每一個臉，知道來意並不怎樣善。但他笑着。

「好，回去罷。」他說。借了他們的火吸着煙。「還怎樣呢，見見世面罷了。你們放心。」

可是，他們將他圍起來了。大炮做眉眼，有要打他的意思。

「可是，那事情——」

「那事情，」他向年青人狡獪的霎着眼，「又頭不是人！對不對？」

至此，覺得悲傷起來，但他竭力掩飾着。他向上直一直身子，四外瞟一眼道：

「世界是大的，我那裏都去得；世界是長的，您也哪裏都去得。大家安心回去罷，我說的！」

他想笑，但沒有笑出來。他聳一下肩膀，調換過小包裏的位置，奪開一步，要走了。

「喂，慢着！」

元吉跑上來拉住小包裏，他氣吁吁戰慄着。

「你弄得倒不錯！」元吉蠻橫的扭住他，「一出岔子就跑啊，那可不成！」

「撒手，就說是我偷的呀，撒手！」

又頭想擺脫，元吉又不讓，像恰巧捉住了一個賊，兩個人扭在一起。

「好，好，就說他偷的，放了他！」衆人上來排解。

「說的好！」

「我偷了你的嗎，元吉？」又頭生氣了，他的臉縮着，鬍子抖動着。咆哮道：「撒手！」

田野飽孕着生命，溫柔的舒適的躺着，小草同種植物仰着頭，眺望那響晴的天。路又潮溼又柔軟，在陽光下伸展着，通向世界。村落是靜謐的，在蒸氣下浮動。雲片像海裏的白帆，悠然無語，輕輕滑過。小鳥快活的飛鳴，要同白雲比賽。小山隱在陰暗中，但突然發出光亮來了。大地是這樣豐富，原野的香，壓着行客的胸脯都有些生痛。

又頭噙着烟袋，輕捷的向前走，烟斗裏冒出青烟，在四近裊裊捲舒，火星吹落在後面。這時，過往的世界遠離了，而各種矛盾融合在一起，心跳躍着跳躍着，充滿了活氣。他胸脯飽張着，不再佝僂；他年青了。

那隻鵬仍在頭頂飛着，飛着，扁一個身，最後隱在雲片裏。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

谷

作 焚 蘆

人行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六 三 四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編 主 金 巴

刊 叢 學 文

集 二 第

冊 六 十 共

秋 花
江 上
土 餅
谷
憂 鬱 的 歌
多 產 集
崖 邊
鏘 砂

靳 以
蕭 軍
沙 汀
蘆 焚
荒 煤
周 文
柏 山
蔣 牧 良

長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短 篇

生 底 煩 擾
海 星
鷹 之 歌
商 市 街
畫 夢 錄
憶
母 親 的 夢
掘 金 記

歐 陽 山
陸 蠡
麗 尼
悄 吟
何 其 芳
巴 金
李 健 吾
畢 奐 午

短 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散 文
劇 本
詩 集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初 版

二 十 六 年 七 月 四 版

(三〇〇一—四〇〇〇冊)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揹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一二三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四集亦已出齊，第五集從五月份起陸續出版。

第一集

路

茅盾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長篇小說

故事新編

魯迅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神·鬼·人

巴金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短篇小說集

八駿圖

沈從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團圓

張天翼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雀鼠集

魯彥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珠落集

靳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南行記

艾蕪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羊

蕭軍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飯餘集

吳組緜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短篇小說集

分

何穀天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篇小說集

短劍集

鄭振鐸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文藝論文集

黃昏之獻

麗尼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散文集

雷雨

曹禺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四幕悲劇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三幕喜劇

魚目集

卞之琳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詩集

